天字號

吉嶺包氏續修支譜序

吾族房譜歷四十餘年擬之三十年一世期已逾半矣憶辛卯歲 伯父[illegible]父貢章偕 家嚴佃里曾與[illegible]以續修旋因燹遷洪都而[illegible]館事遂中止然竊於趨庭時

諄教誡嘗以不克修譜爲憾迄今
年矣幸叨　祖庇聊博一衿遠奉
父書命聯六族則是譜之修正不可
有其事空存其言也第念兵燹而後
播遷者棋布而星分往沒者風流而
雲散數十年之生齒實繁有徒兩大

祠之人文更鷬悉記非釐培元篤本之思
以革黜祖亂宗之弊俾毋有冒東坡之裔
而拜汾陽之墓者乎爰賚函商諸
伯父慨然以為己任復詢族中老成亦幸
有同志且僉以纂修屬予自問菲材何
勝重任但事闗　祖制義無敢辭惟期

與諸同人矢公矢慎紀載周詳無怠無荒
搜羅散佚鳩工續梓綿瓜瓞於孫枝建局重
修倣歐蘓之體例非同弗忌尊僖冀邀
祖貺亦等子長作史續成　文志云爾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孟冬月吉嶺三十
五世孫發鸞薰沐拜撰

吾族之由來前譜序已備詳矣唐宋元明

以迄

國朝代有名人箕裘克紹要皆於舊序悉之惟

是丙子屆修後至於今四十餘年丁愈加

盛支愈加繁族中因有修譜之舉自宗經

公以下訛者正之缺者補之庶幾原原本

本昭穆有分親疎有別秩然不紊是舉也

非敢以此邀

祖宗之眷佑亦聊以纘
諸祖之志且使覩斯譜者了然可觀支分
派別辟諸江漢分二原於岷嶓流九派於
彭蠡有遠徙他省者有獨遷別邑者莫得
其詳畧而修之豈無遺漏與其因漏以啟
疑不如就簡以徵信茲特就
於尊卑長幼瓜瓞雲礽其尚無忘敬宗收
族之義云爾

旹

道光三十年庚戌冬十一月旣望　吉日

三十三世孫深鎔謹序

光緒丙申年續修

盱江包氏家譜原序

包氏之先姜姓也（少典之君娶於有嶠氏之女曰安登生子育於姜水以姜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諸侯封於申後從封姓歷夏商爲周室世臣宣王以元舅申伯功業盛大乃命召伯營謝（今南陽鄧州是也）於其行也卿士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送之申實侯爵以其爲方伯故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春秋時併于楚申包胥仕楚爲大

夫苗裔以王父字爲氏家楚居上黨自是蔓延於天下拔有一世祖諱愷者爲東漢鴻臚卿咸之後世紀咸生肅肅生雝七生珪珪生邦端邦端生徵徵生宏宏生貴貴生宗遠仕西晉爲郎中懷帝永嘉末中原濁亂五胡雜霸挈家居於丹陽宗遠八世至愷世紀宗遠生景祥景祥生公敏公敏生濬濬生希哲希哲生輔輔生艮臣艮臣生愷愷兄曰愉明五經愷悉受其傳隋煬帝時爲國子博士學者宗之稱爲梅莊先生見隋室方亂退歸東海

教授嘗數千人與門人遊于吳興遂家焉愷之曾孫曰融（世紀愷生艮濟艮濟生楫匕生融）唐開元中爲集賢學士生二子長何起居舍人次佶天寶六年舉進士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擢刑部侍郎兼三司使掌天下財賦歷仕玄肅代德四朝封丹陽郡公（故包氏有二郡）佶之六世孫曰恒善（世紀佶生國珍國珍生文淵文淵生珙珙生祐祐生顯顯生恒善）五代周爲廬州合淝縣尉卒于官留家合淝伯樹德

仲櫃德季松德樹德三子長諱播次振幼拯聖宋祥符庚戌播來通判建昌軍事樂南城山水遂家于七仙閣下後徙修仁里遷綏包坊自是建昌始有包氏播字希遠幼弟拯字希仁舉進士有大名子繶為潭州通判早卒遺妻崔氏及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氏蓬頭滌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

賤獲執瀚滌之事幸矣況敢汚家乎誓死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播子經命仲子濱歸合淝爲包氏嗣及崔氏沒而經尙無恙濱乃挈家來省父母亦家盱焉曲阿之包皆祖咸東海之包皆祖愷與兄愉昊輿之包皆祖融合淝之包皆祖恒善建昌之包仍祖恒善及播與拯而凡包氏皆祖楚大夫包胥蓋自包胥至咸自咸至愷其間世

次不可全紀愷之以下世次可以全紀而
事跡尚不免畧者世遠也譜愷于前譜恒
善于後明盱江包氏所自以便後人覽也
前譜及恒善而不及子者詳後故也紀恒
善于後譜至播而並及拯者以播之孫曰
濆嗣崔氏省父母家于盱也包氏自顯德
迄今爲年者二百餘爲世者十有一爲家
者踰百爲人者踰萬指歲時蜡社尚能相

與盡其歡欣燮洽者由是知宗而族有譜之據也先正曰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如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也吾敢借是以教族人或者有感而知勉也其或不能然者則願族之長與族之少而賢者相與戒勉之庶其知懼而改也是亦祖宗望我後人之意也故特以是告族人而族人勉之則

將來之盛未必不由此也夫

皆

皇宋嘉泰四年歲次甲子十月望後吉日

盱江十世孫遜頓首拜書

序

支譜何爲而作爲族譜續修提於騰送且朝聞夕訖視臨時查辨爲更確事簡例寬視族譜紀載爲更詳也我鼻祖　恒善公任合肥尉歷三世　播公宦籍南城厥後如遷平西之土屯甯都之眺嶺及吾豊之嚴溪護溪上舍雖支分派衍考諸譜系總之不離乎　播公者皆是自　克堂公隱居教授始由南城

遷二一都梓里傳五世孫濬時端乃各建祠宇是爲吉嶺始遷之祖也計至今歷二十有二世世代愈久則族大丁繁世系易紊况我支譜自光輝在明二公於道光庚戌修後又歷四十七載且族譜亦議三十年一舉修今已屆其期矣第恐我祠支下生卒葬娶顛倒訛錯者有之闕畧失次者有之凡母出何人女歸誰氏或不能徧記當此世未甚遠使各譜

一支確焉詳焉以資後嗣觀覽即於族譜不無少裨此鴻所以汲匕於支譜而有志未逮也因憶甲午歲從堂叔暉章回梓謀及鴻等擬欲倡修支牒旋因留貿遷事遂中止今喆嗣竺峰荻村二弟並擷芹枝謁祖於祠鴻因叙顛末慨然本仁人孝子之心承乃父欲爲之志乃商諸族長輩僉以爲是凡纂修校對互相參訂是舉也雖竺峯兄弟之力未必非祖靈

所憑式也厥工報竣用紀數言於篇以爲後之有志者勸云

旹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孟冬月上澣　穀旦

三十五世孫燚鴻謹譔

序

夫祖者生民所自始族者支脈所由分是以祖雖遠而氣脈貫族雖衆而本源同然非譜則祖之遠者必至沒而不彰族之衆者必至混而莫辨此譜之修所亟亟也按包氏以恒善公爲盱江始祖自約公支分六族若護溪若上石者則源會公爲之祖也若嚴溪若眺嶺者則眺峯公爲之祖也至若遷吉嶺者則

克堂公爲之祖也迄今支愈加盛丁愈加繁生息之蕃昌已歷數傳矣夫古者以三十年爲一世乃吾族自道光庚戌續修而後距今四十餘年雖志修者間亦有人然築舍道旁迄無成就庚寅春先君歇業家居精神强健各房老成傑士僉以代遠年湮亟宜修輯咸推綜理其事無如草創未定天不假年于焉寢息壬辰秋堂叔暉章挈家歸省意圖創修

頗有成説後因貿遷申江事叉不果茲幸堂
弟竺峰荻村昆仲今春囘梓應試得意黌宮竟欲
克承父志遂以重修謀及於余鵠聞之不勝
欣幸而且缺費則出金以贈舉修則纂理獨
膺其志切如此鵠雖不才不得不邀集族人
士共勷厥事以告其成是舉也非敢以執臆
見詡聰明也惟是信者增之疑者闕之斷者
續之訛者正之其間或以科名著或以理學

傳或以忠孝稱或以節義顯成式具在悉本
歐蘇之體例靡不詳載無遺且生卒年月一
字必考其詳婚娶塋墳片行必寛其實斷不
敢因漏就簡以貽祖宗恫若夫序昭穆以辨
尊卑聯親疏以定上下則前譜之紀載詳矣
予不復贅云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孟冬月上澣　穀旦

三十五世孫發鶴謹譔

吉嶺包氏支譜序

家譜三十年而一修所以紀世次之不紊也我祠之譜創自何人續修幾次各有序冠于篇首昭然若揭無待贅詳惟自道光庚戌修後迄今歷四十有七載其間少者壯壯者老生齒之蕃死亡之衆播遷之靡定塋厝之有方時異勢殊不一而足况值丙辰之變至甲子而始靖罹其害者不可勝道其精忠節烈幸而得邀旌邺名

垂青史固足爲宗族光不幸而表彰無人遽歸
湮沒則亟宜登之家乘昭示來茲俾不至與草
木同腐然我支譜之議修屢矣每因費艱未逮
今秋七月親兄竺峯復議舉修幸族中諸父兄
均有同志且從堂叔祖炳堂慨然捐貲而家嚴
因念修譜事非細故遂與胞叔畢章亦捐鉅欵
以爲倡修之費嗣後支下子孫亦皆踴躍從事
閱三月而譜已告成何事之易而功之速耶是

殆我　列祖在天之靈有以呵護而默相之也
是役也雖庚隨侍嚴君寄居章門未獲共襄盛
事竊喜諸父兄用力與心之勤並願後之繼匕
繩匕者有以鑑乎此也于是乎序以誌不忘

三十五世孫奐庚薰沐敬撰

光緒丙申年續修

始祖申包胥像



公乃春秋時人仕楚爲大夫厥後苗裔以
王父字爲氏家楚居上黨遂爲包氏之
始祖焉贊曰

維公臣節　仕楚有聲
乞師七日　世仰忠貞
豐功偉績　千載垂名
澤遺苗裔　代起簪纓

三十五世孫發鸞謹題

十一世祖文肅公像



公諱怌字擴之號宓齋揚公之子也宋寧
宗巳卯以禮經領鄉試庚辰成進士歷
仕理宗度宗朝官至資政殿大學士贈
少保謚文肅敕封南城郡侯贊曰
龍圖而後　公繼其型　淮西偉績
竹帛勳銘　奸鋤豪猾　蠻振聲靈
厥公炳若　宜像丹青
三十五世孫發鸞謹題

支祖用仁公像



支祖宋建昌府學正用仁公像

贊曰

公生趙宋　司鐸盱江
品端學粹　健筆鼎扛
宏宣化育　教起名邦
緬懷手澤　景仰心隆

三十五世孫發鸞謹題

目録

卷首

續修支譜序發鸞
庚戌修支譜序深鎔
宗遜公譜序
續修支譜序發鴻
續修支譜序發鵠
續修支譜序夢庚
始祖申包胥公相圖
三世祖孝肅公相圖

十一世祖文肅世祖圖
支祖用仁公祖圖
全譜目錄
丙申新領譜人名
丙申新領譜字號
庚戌領譜人名
庚戌領譜字號
六支舊派
定派說
編定字派
凡例

家規

家訓

祭儀

主胙

祭規

孝肅公奏議目録

孝肅公奏議

續修支譜跋

卷二

衣冠表

銘
孝肅公墓誌銘
記
濟端公祠堂醮田山場碑記
濟時公祠堂記
濟時公醮山記
濟時公禁山記
新建省吾公享祠記
新建省吾公享祠記
華堂大夫享祠記
華堂大夫醮田記

華堂大夫學田記
華堂大夫入尚義祠記
華堂大夫捐助義倉記
德章先生壽藏序
序
炳堂大夫序
引
翻刻金字譜引
傳
仲廷先生傳

敬周先生傳
成萬先生傳
龍周先生傳
亮周先生傳
尊先先生傳
仁先大夫妣李夫人節孝傳
來先大夫妣揭夫人節孝傳
英先先生傳
玠五先生傳
智堂大夫傳
輯堂大夫傳

華堂大夫暨德配江夫人合傳
包母應夫人傳
貢章大夫暨德配應汪夫人合傳
奏凱大夫傳
雲笙先生傳
桂生先生傳
南孫先生傳
雲孫先生傳
贊
子賢先生九十壽贊

議
濟時公醮田議
壽文
德盛先生六十壽文
包母江太夫人七十壽文
綬章先生七十壽文
瓊章大夫六旬壽文
暉章大夫暨德配李恭人五旬壽文

卷三

吉嶺山圖

秤鈎灣蛇形濟端公墓山圖
萬家隔車人形濟時公墓山圖
柯樹下輝先公墓山圖
大排嵊背華堂公墓山圖
禁山
禁山告示
禁山條規
醮田山塲
熙仁公醮田山塲
濟端公醮田山塲

濟時公醮田山塲

國毛公醮田

省吾公醮田

敬周公醮田

成萬公醮田

龍周公醮田

亮周公醮田

來先公醮田

華堂公二六都醮田

華堂公南坑醮田

華堂公三都醮田

華堂公學田
華堂公孝廉田
奏凱公置買山塲
華堂公置買山塲
義倉
華堂創立恒豐義倉緣起義倉置立租田

卷四

附金字譜
十世吊圖
吉嶺吊圖

光緒丙申年續修

卷五

吉嶺支下世系両帙

修譜人名列左

倡修

瓊章 友福 暐章 景雲

炳堂 受章 滙泉 立臣

纂修

得心

竺峰

校閱

星文 荻村 梅臣

鑌齋 冬生 福初

總理

連生　朋怡

先壽

督理

學生　愛官

經理

龍泉　作泉　閏龍　壽龍　逢春

鳳奎　晋生　猪仔　蔆蘭　毛卯

領譜字號

昭字號 領
茲字號 領
來字號 領
許字號 領
繩字號 領
其字號 領

祖字號　領

武字號　領

於字號　領

萬字號　領

斯字號　炳堂位　領

年字號　瓊章位　領

受字號　曬章位　領

天字號　雲章位　領

之字號　梅臣位　領

祜字號　試稿　領

光緒丁酉年續修

道光庚戌修譜人名列左

倡修

光輝　在明　恒華　鑑先

春明　以亮　步先　智堂

纂修

光台

懷違

校閱

立明　贊堂

華堂　慎遠

總理

錦先　貴祥
餘堂

督理

文珍　信堂

經理

富廷　魁先　雲捷　信和　配堂　歡喜
九皋　雲燦　映川　意堂　滙堂

各房領譜人名列左

甲字號

乙字號

丙字號

丁字號

戊字號

巳字號

庚字號

辛字號

壬字號

癸字號

大共計譜拾部每部八帙

編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

六支舊派　十七世起

土屯派　珽伯佚立貴愈文正秉子國希孔建那嘉深

護溪派　叔文子大仲廷永尚萬泰可毓自

上石派　叔文子世宇如廷孔國艮萬代其昌懋

嚴溪派　眺時汝朱彥德仲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眺嶺派　眺時汝方萬積集德益文傳永世高明源

吉嶺派　彥景德宣熙濟益成榮尚國艮世敷懋

康熙丁酉歲續修定派說

世系之有派也原以俾合族子孫親疏尊卑昭然有序凡祭祀宴享會集時弟稱呼某而知若者叔若者姪若者叔之叔若者姪之姪不必詳詢而尊卑次第秩如也乃惟我祖約公支下遞傳以來前後分徙各地各支各派雜亂無序殊屬不合今當同修譜牒又循派行將滿衆議十七世起編

定字第泒舊泒已定者難于更改但將新泒字行註于世數下在後出者則以新泒取名庶泒行不紊矣

泒曰

龍 十七世 圖 十八世 久 十九世

名 二十世 揚 廿一世 先 廿二世

緒 廿三世 煥 廿四世 景 廿五世

光 廿六世 本 廿七世 毓 廿八世

自 廿九世 敷 三十世 懋 三一世

源 三二世　深 三三世　斯 三四世
發 三五世　皇 三六世　忠 三七世
厚 三八世　爲 三九世　啟 四十世
佑 四一世　禮 四二世　義 四三世
作 四四世　綱 四五世　常 四六世
以 四七世　是 四八世　昭 四九世
來 五十世　許 五一世　家 五二世
聲 五三世　與 五四世　天 五五世

長

五六世

道光庚戌各房領譜人名列左

乾字號

坎字號

艮字號

震字號

巽字號

離字號

坤字號

兑字號

大共計譜八部每部五帙

編曰金木水火土

家譜凡例

一譜法本歐蘇二體先以世系分列五世一圖繩繩相繼名曰瓜藤取瓜瓞綿綿之義後之覽者從其源可以推其流由其本可以尋其枝而承系可知矣

一次將事實詳載大書其名以舉綱也細書其生歿年月以及塟所山向形象以詳目也各爲列傳葢列其事而一一傳之俾百

世可考而知也

一里居支派世遠丁繁支分各地每苦披閱之煩今于中縫右邊各具居址某地某支某公某房循序具列沿邊索之開卷即得

一生歿塟所必書者書生俾後人知所始書歿俾後人知所終書葬俾後人知所守中有遺忘失考者姑闕之示不妄也

一已止者不知其生歿娶塟不載列傳止吊

于圖即于名下以墨黑之其殀殤者則註曰殀曰殤且于其爻列傳中亦如之令觀者不必再查其已止而有生歿娶葬者圖傳均錄

一葬所必詳載明白如夫婦連壙則載合葬共地所則載俱葬或子從父孫從祖媳從姑副室從嫡則載祔葬若塚墳鱗叠則載葬某處某欄或左或右第幾穴俾各知墳

墓所在亦杜後世誤照侵爭之弊也

一元娶繼娶必詳錄者別先後也正妻副室必明載者嚴嫡庶也如正妻歿有副室在或再繼娶仍列于副室之後至于生子亦各註于母氏名下或嫡出或庶出或繼出明所自也

一再適之婦本不當錄故老譜以墨圈其姓兹仍錄其姓氏俾有子者明其子之所從

出無子者亦不沒其所娶也第增一原字
不書生歿塋如或就食於子歿後則書歸
葬以別之焉

一出繼者于生父名下書某子出繼于其復
於繼父名下書立某兄弟幾子爲繼無忘
本也或有出養外姓者亦載入之所以冀
其歸宗也

一身爲不法出其身而錄其子者罰弗及嗣

也恩養外姓者槩芟不録鋤其非種也出家爲僧者不錄屏其絕倫也

一子必先列于吊圖後詳于列傳女則单書於列傳者蓋子以承祧女以適人承祧之與適人輕重固自有辨而長幼之序固非所論矣

一娶婦載娶某處某人之女嫁女載適某處某人或係紳衿亦詳註之昭其門第之相

當也

一書鄉飲耆賓重齒德也書紳衿貴士也業儒者書治某經成其素志也

一士有隱德女有節行必載而揚之俾賢者有所師不肖者知所愧故有小贊行狀傳文壽文及祖宗之祠堂醮田山場各有記議序引則附列三卷另爲一帙以備類稽

一墳山醮產等界俱係各房互相踏明且載

譜時又經眼同對閱諒無誤認橫占貽禍
後裔也如熈仁濟端濟時如仲等公各大
醮山塲田產另列　卷餘支下各小醮山
塲田產不多者仍於本公世系後附載

一老譜吊籘列傳凡宗祖考妣名氏男直書
其名女直書娶似非子孫稱呼所宜今生
存者仍照舊直書惟成童而上殁者男增
一公字女更一妣字明其尊尊之義俾披

編考覈昭存歿之殊也

一吾族譜牒源遠流長其嫡祖脉絡一時展卷難稽今倣大家格式先梭一脉相承之圖以便查閱

一舊譜格式先吊圖後列傳未免帙冗今姑仍之只合淝圖傳統歐蘇二體兼用似簡而該在後賢知所折衷焉

一譜牒因支蕃人衆僅印通譜一十七部不

足矣俟合族新立房譜之法聽憑各支自具譜價印刷隨部數多少另編字號附載目次其禁例與通譜同

一房譜頭緒無異通譜凡吊圖列傳自愷公至分遷祖後各頂一脈相承俾嫡支考查之易爾

一舊叙以及先代修譜人名一一詳列不敢沿其功也

一編卷目舊譜分次未拘各房頁數多少而以新序至合淝圖傳爲卷首以旁支至跋爲卷末茲加相圖山圖祭儀至胙田產及支傳較多均各另爲一帙概列於首二三卷而吊圖附以金字譜爲四卷至五卷六卷槩列世系

一吾族譜牒宋嘉泰四年從祖遜公創立原合合淝盱江而並紀至明成化十年子禮

子懷二公僅譜盱江世系而合淝槩從其
畧迨清康熙乙未續修則詳譜約公一支
如五朝議與揚遜之後俱列爲旁支今仍
溯合淝盱江源流而詳載我約公一支以
明一脉相承之序云爾

家規

一祀典每歲春秋二祭值年管首當于三日前預備祭儀用度如或怠緩違悞共罰銀三錢

一祭日先晚宰牲初皷鋪席次沐浴三皷齊赴祠堂如一名不到罰銀壹錢衣冠不整者罰銀五分

一祭畢序昭穆以別尊卑列坐次以分長幼

飲酒務宜令德令儀謹遵祠規如放肆無禮者定以祠法懲治

一 掃墳荊棘未斬墓草不除虛辭告竣者罰銀乙錢

一 祠業田產或召或稅山貨或掎或伐未經族衆眼同公議私自妄行者不獨追出原銀併以祠規從重懲罰

一 祭產當年管首所收必先儲祭祀用度及

完粮等項有餘者清算衆存以崇祭祀如
花費錢穀兼利已侵吞追出還祠另行懲
罰
一護基護墳後龍水口樹木不論衆產已業
俱毋得伐擠損傷龍脉伐者照規重罰
一族有不孝不弟爲姦爲盜滅倫犯分淫惡
敗行者審其情由輕則祠規重行責罰重
則黜其本身不許入族

一族有小忿務宜各相容忍若果難忍耐當先投本支公正者及通族傑士從公分剖毋得直訟　公庭以傷族誼如有不能剖處反於中播弄以致搆訟其播弄者固宜通族攻責而強頑不服者族衆具結鳴
官

一祠有重舉而族中傑士盡力經營有功于祠者應公議報功以奬賢能以勸將來

一族有無嗣者卽擇同胞兄弟之子應繼以承宗祀如至親無人可繼方立旁支兄弟之子若異姓不許竄入以紊宗支

一祖墳無論衆祖私祖凡照例祔塟者毋得干犯舊墳若係禁穴不得攢挖盜塟經族衿耆具呈奉 縣憲德出示禁止老祖及各支發祥等處前後左右不許擅行添塟

一族中名諱字號不宜重複今合看草譜同

派共名者多殊覺觀覽不便但已定者未便更改自今重修譜牒後凡族衆生子無論某房支下當于上丁之時預先詳閱族譜而後定名始免重複以紊其序

一各處置買山塲大衆山係上下兩祠之業醮嘗山係包李二姓之業私墳山係濟時公支下之業各立人看守栽蓄樹木若值茂盛或衆議出拚或做山分柴向有定章

徽論無分者不得盜竊即支下子孫亦不得私砍松椏茅草倘經捉獲重則禀官究治輕則罰錢充公前經地方紳衿及族長曾於　德前稟呈控示禁在案各宜懔遵倘有違犯決不狥情

一鄉試卷資程儀每人銀一兩武場程儀減半

一會試卷資程儀每人銀六兩武場程儀減

半

一新貴賀儀入泮賀銀二兩五貢賀銀三兩
鄉科賀銀一十二兩餞儀二分之一甲第
賀銀廿四兩餞儀二分之一凡武塲賀儀
俱減半凡捐納職監及赴任者俱不給賀
儀

一新貴報祠及豎桅掛匾悉歸祠用

一儒童文課新加獎賞以勵後進取錄第一

者賞錢四百文第二第三各賞錢二百文

凡與課儒士每人給紙筆錢三十文未完

卷者不給

一文課限以春冬祭祀前一日與課儒童清

晨赴祠衡文者務須公正監課者務須嚴

密早間便飯午間酒席凡捐納者不得與

其衡文之人序爵爵同序分分同序齒

一入中堂王貲每座四千文昭穆王貲減半

一但送主入祠者宜備酒二席請祠正及紳耆共飲若屬紳士與　旌表孝子節婦只須禮酒菓盒詣祠入主

家訓

一敦孝行

百行莫大于孝孝者天性也故椎牛思親淚猶墮墓重茵列鼎悲且南來幸而父母俱存家庭聚首爲子者正宜隨分自盡菽水膏粱各深愛敬以承歡心乃不忝爲人爲子之道若斵喪天良劬勞莫報則禽獸不若也

一隆友愛

兄弟乃骨肉之親式好則外侮不生鬩牆則天顯有憾所當少長一體而不衰恩於娌娣夷險同心而思急難于脊令彼相尤而不相好者何以對幽獨而順父母耶

一睦宗族

族人者　祖宗之子孫也同本發枝同源分流惟曲盡一體一家之誼而不至於卑

妨長小加大衆暴寡强淩弱㢘懿親雍睦
不失爲大家風否則今何顏入家廟而異
日何以見　祖宗于地下其能免文正公
之所譏者幾希

一擇友朋
朋友五倫之一所以濟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之所不及者也故萬乘之尊亦有師賓
而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然而善柔不拒何

以成德挾貴相加何以明義又况通輕俠客文淵之明戒尚存下井投石昌黎之格言具在可不慎與

一和隣里

孔子曰里人爲美又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誠以鄉黨鄰里本屬同人果能如藍田之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則由是推之國可治天下

可不𥁞獨閭左好施洽比其鄰已也

一訓子弟

人生品行端自弟子易嚴蒙養書戒性成

昔聖所爲兢兢者亶以先人之功大也爲

父兄者務嚴加督率使知孝弟禮讓之風

禁惰慢邪僻之習豈可溺愛寬縱釀成敗

行自悔莫及耶

一務學業

讀書所以明道也古之學者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自六藝以及六行莫不通曉力行故家修則爲大儒廷獻則爲名臣學之道得也今也雅號士林而借以偷安餙以欺人者何可勝道進乎此者又徒沾匕于文詞章句之末以弋功名一旦志得意滿并不知平日所學何事而甘爲名教中罪人凡若此輩均宜切戒

一勤耕作

民生于食食本於耕使貧之終歲而休其三時欲其無饑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坐而食之欲其無饑亦不可得也必也耕耘收穫不愆乎期王伯亞旅各萃其事行見力田之下必有逢年而所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者葢庻幾焉

一謹婚娶

男室女家終身大事非惟聯締卑汚玷辱門楣而性行家法尤宜審察決不可貪目前之富貴而漫結秦晉司馬君實盖論之詳矣凡我族人宜敬守之

一規賭博

賭爲盜源政典所嚴不自猛省而沉溺局中小則游手廢業大則揮千金于一擲捐子女于一喝卒之寡廉鮮耻失足穿窬內

傷父母之心外致鄉閭之誚者多矣彼仙居令之教戒荆州刺史之鞭朴豈徒然哉

一戒色荒

惡行莫甚于滛損財敗德實戕身之斧也荒於此而不知戒是將厝火於積薪之下衽身于金革之間其危乎

一警奢華

士君子儉以養德凡服食費用必以節儉

爲王但不可失之吝嗇若塵金礫珠貪饕浪費旋致貧乏之實可寒心

一懲勢利

古今惟義可以服人惟理可以勝人舍理義而挾勢利雖欲服人而人不我服雖欲勝人而我不能勝勢利可恃乎哉惟以理義自持可也

一禁胡行

作善者必有餘慶作不善者必有餘殃故
所行皆善雖未必身受其福子孫未有不
昌所行皆不善雖未必身受其禍子孫未
有不亡而可不早自修省乎

光緒丙申年續修

各祭通行儀式

一文課知單

本祠於　月　日舉行

文課凡屬　祠下儒童自備官韻筆硯清

晨赴

祠與課屆期早臨謹此通

聞

司祠事具

一春祭知單

本祠於本月　　日致祭

祠祖凡屬支下紳衿儒士於

前一日申刻習儀是日黎明整肅衣

冠赴

祠行禮屆期早臨謹此通

聞

司祠事具

一冬祭知單　本祠於　月　日恭遇
長至令節致祭
祠始祖凡屬支下紳衿儒士於先日申
刻習儀是日黎明整肅衣冠行禮屆
期早臨謹此通
聞
司祠事具

一請啟　前期五日司祠者具柬遍知

本祠於　月　日敦請

主祭　分獻　讀祝　通贊先晚省牲申

刻習儀是日黎明行禮届期早臨是幸

司祠事　拜訂

茲將主祭執事開列于後

中座主祭一人序爵爵同序分分同序齒

引贊二人生員　爵帛二人　陳設二人

俱儒童　通贊二人生員　讀祝一人廩

生昭穆節烈報功讀祝二人

糾儀用尊輩　司金鼓二人職監

歌詩二人儒童　瘞毛血二人生員

飲福受胙二人　進財二人老成儒雅者

一儀注

通贊唱　靜聲　一發擂　序立執事者

各司其事　再發擂　分獻孫就位

三發擂　主祭孫就位　盥洗　瘞毛

血　詣神位前行啟櫝禮　跪　四叩

首　俯伏　讀告文　興　啟櫝　復

位

通贊唱　行迎神禮　跪　四叩首　興

詣香案前

引贊唱　詣香案前　跪

通贊唱　分獻孫皆跪

引贊唱　上香　歌迎神詩
嗟匕列祖　遹浚有聲　禴祀蒸嘗
匪今斯今　是用孝亯　其香始升
神之的矣　綏我思成　興　復位
通贊唱　請祖考妣神位前行降神禮
引贊唱　請祖考妣神位前行降神禮
跪　上香　獻酒　灌酒　四叩首
興　復位

通贊唱　詣祖考妣神位前行初獻禮

引贊唱　詣祖考妣神位前初獻禮　跪

獻爵　獻箸　獻饌　興　詣香案前

跪

通贊唱　分獻孫皆跪

引贊唱　上香　俯伏　讀告文

歌初獻詩

吉蠲爲饎　吉酒欣欣　或剝或烹

於豆於登　亯於祖考　祀事孔明
報以介福　子孫繩匕　興　復位
通贊唱　詣祖考妣神位前行亞獻禮
引贊唱　詣祖考妣神位前行亞獻禮
跪　獻爵　獻湯　獻飯　興　詣香
案前　跪
通贊唱　分獻孫皆跪
引贊唱　上香　歌亞獻詩

以興嗣歲　蹌七濟濟　爾殽既將
爾酒既旨　以妥以侑　苾芬孝祀
卜爾百福　從以孫子　興　復位
通贊唱　詣昭穆堂行分獻禮
引贊唱　詣昭穆堂行分獻禮　跪
上香　獻爵　獻箸　獻饌　獻湯
獻茶　獻帛　俯伏　讀告文　四叩
首　興　詣節烈報功祠　禮同昭穆堂式

興　復位

通贊唱　詣祖考妣神位前行終獻禮

引贊唱　詣祖考妣神位前行終禮　跪

獻爵　獻茶　獻帛　興　詣香案前

跪

通贊唱　分獻孫皆跪

引贊唱　上香　歌終獻詩

是蒸是嘗　衎我列祖　或肆或將

百福既至　孝孫有慶　介以繁祉

中錫無疆　本支百世　興　復位

通贊唱　起鼓　奏樂　詣祖考妣神位

前行侑食禮

引贊唱　詣祖考妣神位前行侑食禮

省牲　視籩豆　斟酒　復位

通贊唱　主祭孫分獻孫暫歸更衣所

衆子孫依次行禮　闔門　止樂

此刻暫停　啟皷啟扉　主祭孫分獻
孫各復原位　詣香案前飲福受胙
引贊唱　詣香案前飲福受胙　跪
通贊唱　分獻孫皆跪
引贊唱　飲福酒　受福胙　歌祝嘏詞
祖考妣命工祝　承致多福　于爾孝
孫　賚爾孝孫　俾爾受祿於朝　宜
稼於田　眉壽永年　子子孫孫　勿

替引之　興　復位

通贊唱　謝胙　跪　四叩首　興

行送神禮　跪　四叩首　興　詣香

案前

引贊唱　詣香案前　跪

通贊唱　分獻孫皆跪

引贊唱　上香　歌送神詩

鐘鼓喤匕　肅雍和鳴　以假以亯

終和且平　大小稽首　敬共明神
於萬斯年　濯濯厥靈　興　復位
通贊唱　讀祝者捧祝　執帛者捧帛
各詣燎所　焚祝化帛
通贊唱　向燎所鞠躬　再鞠躬　三鞠
躬　復位
通贊唱　告祖　祀事旣成　列祖孔安
佑我後嗣　長發其祥

通贊唱　合櫝　徹饌　歌徹饌詩
籩豆靜嘉　苾匕芬匕　禮儀既備
福祿來成　式禮莫衍　時靡有爭
子子孫孫　以莫不興　主祭孫分獻
孫執事孫團拜一揖　禮畢
一中堂籩豆十二　豕一　羊一　香案
前及昭穆節烈報功祠籩豆各十
中堂籩豆十二　高七寸　肘二斤

鴨乙隻　墨魚半斤　心肺乙斤
魚一尾　折皮半斤　二福菓　一麵
包二水菓　一盌食
東西邊豆㑪席各十　高七寸　四葷減
猪心　海味一六素同中座
一燭數
中座一對　昭穆節烈報功祠各一對
俱用一斤六枝　香案一對　用一斤

四枝　高燈　畫燈

習儀沐王隨其聽用

一香紙

速香　檀香　末香　天香　錢紙

緞帛　隨其聽用

一紙花

猪花　羊花　邊豆每豆用菊花一枝

瓶花二大枝

一頒胙
翰林與祭爵胙十斤主祭分獻加二斤
羊一肘
主事中書與祭爵胙八斤主祭分獻加
一斤羊一肘
進士與祭爵胙八斤主祭分獻加一斤
羊一肘
舉人與祭爵胙七斤主祭分獻加一斤

羊一肘

貢生與祭爵胙六斤主祭分獻加一斤

羊十二兩

俊秀監生加捐貢者與祭爵胙四斤主

祭分獻加一斤羊半斤

生監與祭爵胙三斤主祭分獻加一斤

羊半斤

一二三品與祭爵胙十六斤主祭分獻

加羊一肘不另加胙
四五品與祭爵胙十二斤主祭分獻加
羊一斤不另加胙
六七品與祭爵胙八斤主祭分獻加二
斤羊一肘
八品與祭爵胙七斤主祭分獻加一斤
羊一肘
九品與祭爵胙五斤主祭分獻加羊半

斤不另加胙未入流與九品同

以上俱指捐實職者照品頒胙

自七品以上捐虛銜者照生監加一斤

八品以下捐虛銜者照生監給胙

凡王祭分獻者俱給籩豆一座凡未給

事者不給羊胙

武職每品減二斤捐虛銜者照生監給

冬祭未與祭送紳胙凡在任者各減半

其餘概送一斤春祭無送紳胙
老人邀恩及鄉賓爵胙四斤其餘壽六
十一斤七十八十九十各因壽遞加
一斤百歲賀銀拾兩胙十斤
吏員爵胙三斤未與祭者不給
祖父受
誥封者胙與其子孫同
中堂讀祝胙二斤羊半斤籩豆一座

昭穆堂讀祝兼攝報功節孝祠胙一
斤羊六兩籩豆無
通贊二人各胙一斤羊半斤籩豆一
座
引贊六人各羊六兩
司金一人司鼓一人各羊六兩
歌詩二人各羊六兩
瘞毛血二人各羊六兩

儒童執事各胙一斤

進財胙一斤

祠課衙文春冬各胙四斤

一中堂主胙每分二斤暫減一斤日後用

充足再照舊章

昭穆堂主胙每分一斤暫減半斤日後

祠用充足再照舊章

一壽紳胙每斤減半日後祠用充足亦照

前式

一爵胙或徙居他郡他縣而又從未登祠
者不須送紳胙

一紳衿儒士於　大祠致祭日辰早便飯
一頓午間丁酒

一祭支祠辰早麵點祭畢紳衿儒士飲餕
餘俱不得濫與

一祭祀紳衿儒士於習儀日申刻登祠便

飯務宜整肅衣冠違者不得與飲凡耆
老登祠者亦不得濫與
一年躋六十壽者於支祠祭祀日午刻赴
祠飲餕但不得酗酒滋事
一祭儀酒席酌量從豐不可省減

一濟時公祠剪牲祝文

維

今上　年歲次孟春仲冬月望朔后　越告日

嗣孫　等敢昭告於

明處士始遷祖包公宗綷府君　妣李太孺人

支祖考包公濟時府君　妣席太孺人暨

列祖考妣之神位前而言曰今以立春生物之初冬至一陽之始有事於致祭先

期沐浴洒掃室堂用是省牲之儀特伸告文之祝敢

告

一啟櫝祝文

維

今上 年歲次 孟春/仲冬 月望日 越告日

嗣孫 等敢昭告於

明處士始遷祖包公宗經府君 妣李太孺人

支祖考包公濟時府君 妣席太孺人暨

列祖考妣之神位前而言曰今以 立春生物/冬至一陽之始 有事於致祭用

啟寢櫝恭伸奠獻敢

告

一祭祧廟祝文

維

今上　　年歲次孟春仲冬月望日　越告曰

嗣孫　　等謹以剛鬣柔毛庶饈醴齊之儀致祭於

明處士始遷祖包公宗經府君　妣李太孺人暨

十四世祖包公克堂府君　妣陳太孺人

十五世祖包公仲鳴府君　妣李太孺人

十六世祖包公原鈍府君　妣李太孺人

十七世祖包公彥良府君　妣曾太孺人

十八世祖包公景寬府君　妣楊太孺人

十九世祖包公德榮府君　妣官太趙太孺人

二十世祖包公宣童府君　妣李太孺人

二十一世祖包公熙仁府君　妣韓太孺人

凡茲列祖合享烝嘗今當立春生物／冬至一陽之始情殷追遠禮不敢忘念

切敬宗儀因先獻敢

告

一祭中堂祝文

維

今上

年歲次孟春／仲冬月望日越告日

嗣孫　等謹以剛鬣柔毛庶饈體齊致祭於

支祖考包公諱濟時字日甫府君　妣席太孺人暨

二十三世祖諱盁元字智延先生　妣李孺人

二十四世祖成禮先生　妣黃孺人

成忠先生　妣李孺人

成八先生　妣樂孺人

二十五世祖榮巢先生　妣曾夏孺人

文仲先生　妣金曾孺人

二十六世祖尙巢先生　妣黃孺人

細三先生　妣丁孺人

向球先生　妣李孺人

大禾先生　妣梅孺人

二十七世祖諱成龍字鳴宇先生　妣韓李孺人

諱正龍字心宇先生　妣鄧孺人

諱勝龍字昇騰先生　妣羅孺人

諱繼龍字騰宇先生　妣趙孺人

諱國彝字繼松先生　妣彭孺人

二十八世祖諱一喜字聰吾先生

例授登仕郎諱三喜字省吾先生　妣儲孺人

諱細有字聚吾先生　妣涂孺人

諱三有字思吾先生　妣李孺人

諱艮奇字文繼先生　妣官孺人

諱艮登字習吾先生　妣李孺人

諱艮召字映吾先生　妣黃孺人

諱艮輝字鏡臺先生　妣饒孺人

字毓慶先生　妣劉孺人

二十九世祖諱自濤字有先先生　妣陳孺人

諱自淵字仲躍先生　妣涂孺人

諱自淇字發南先生　妣李孺人

諱自華字積蕃先生　妣曾孺人

諱自盛字子發先生　妣饒孺人

例授登仕郎諱自義字子尚先生　妣羅孺人

諱自齊字子賢先生　妣張孺人

諱自星字子秀先生　妣涂孺人

諱自魁字子元先生　妣李孺人

諱自禎字子英先生　妣李孺人

諱自祿字子爵先生　妣李孺人

諱自銓字爾發先生　妣吳孺人

諱自德字弼先先生　妣徐毛孺人

諱自仙字順先先生　妣萬彭孺人

諱自伯字位三先生　妣黃黃孺人

諱自佐字輔臣先生　妣李雷孺人

諱自照字耀先先生　妣胡趙孺人

三十世祖諱敷科字勝萬先生　妣黃孺人

諱敷積字餘萬先生　妣李孺人

覃恩登仕郎諱敷發字成萬先生　妣鄧張太孺人

諱敷智字位功先生　妣羅孺人

諱敷保字天爵先生　妣張孺人

諱敷棕字天錫先生　妣劉孺人

諱敷欄字天盛先生　妣黃孺人

諱敷宙字天富先生　妣黃馮孺人

諱敷顯字聖玉先生　妣邱孺人

諱敷遜字欽萬先生　妣彭孺人

諱敷近字發萬先生　妣吳孺人

諱敷宗字美萬先生　妣徐孺人

諱敷義字奇萬先生　妣邱孺人

諱敷禮字盛萬先生　妣吳孺人

諱敷銓字福文先生　妣李孺人

諱敷援字以萬先生　妣曾孺人

諱敷端字廷萬先生　妣黃孺人

諱敷四字億萬先生

諱敷鍊字青萬先生　妣李孺人

諱敷字字天虞先生　妣李孺人

三十一世祖例授登仕郎諱懋正字龍周先生　妣黃魯孺人

登仕郎諱懋聯字亮周先生　妣彭孺人

諱懋親字國亮先生　妣彭孺人

諱懋覲字國成先生　妣陳孺人

諱懋槐字國卿先生　妣丁孺人

諱懋槿字興南先生　妣李孺人

諱懋生字國華先生　妣文孺人
諱懋煌字國福先生　妣李曾孺人
諱懋璽字國爰先生
諱懋崟字泰周先生　妣曾孺人
諱懋壽字敬周先生　妣韓孺人
諱懋祿字啟周先生　妣韓孺人
諱懋福字興周先生　妣曾孺人
諱懋信字仕周先生　妣曾孺人
諱懋禮字和周先生
諱懋義字祥周先生　妣李孺人
諱懋仁字國祥先生

諱懋盛字秀林先生　妣彭孺人

諱懋鼒字文林先生　妣黃孺人

諱懋益字秀明先生　妣彭孺人

諱懋瑾字貴仁先生　妣李孺人

諱懋保字佑賓先生　妣譚孺人

諱懋璧字國記先生　妣張孺人

諱懋智字庚周先生　妣丁孺人

字壽人先生　妣官孺人

三十二世祖貤封資政大夫諱源渡字仁先大夫　妣李太夫人

誥封資政大夫諱源浞字來先大夫　妣揭太夫人

大學生諱源福字介五先生　妣李黃太孺人

諱源禮字和玉先生　妣陳張黄孺人
諱源祿字鳳山先生　妣羅趙孺人
諱源禱字南山先生　妣平孺人
諱源禧字貴山先生　妣楊徐孺人
諱源立字春友先生　妣吳孺人
登仕郎諱源荆字金友先生　妣文孺人
諱源奇字以球先生　妣官孺人
諱源文字以華先生　妣揭孺人
諱源良字以亮先生　妣張孺人
諱源滚字卓先先生　妣吳孺人
諱源旺字尊先先生　妣曾孺人

諱源發字發先先生

諱源龍字銘先先生　妣周何孺人

諱源京字錦先先生　妣黃廖孺人

諱源標字步先先生　妣李孺人

誥封奉直大夫諱源梅字輝先大夫　妣李太宜人

諱源宇字貴謙先生　妣陳孺人

諱源福字義先先生　妣張孺人

字雲才先生　妣文孺人

字席田先生　妣陳張孺人

諱源蒿字學雲先生　妣吳孺人

字億先先生

三十三世祖諱深錝字部堂先生　妣揭孺人

諱深正字禮堂先生　妣張孺人

誥封資政大夫諱深鑑字華堂大夫　妣江太夫人

誥封奉政大夫武庠生諱深鎔字志堂大夫　妣曾太宜人

諱深鏡字光壵先生　妣廖余張孺人

諱深鐸字意堂先生　妣陳孺人

諱深科字肯堂先生　妣曾孺人

諱深榮字啟堂先生　妣羅孺人

諱深銓字輯堂先生　妣李孺人

幼喜先生

禮祥先生

二十四世祖

敕授宣武都尉誥封奉政大夫武庠生諱斯揚字奏凱大夫妣官施太宜人

誥授通奉大夫諱斯獻字貢章大夫　妣應汪太夫人

愛堂先生　妣陳余孺人

三十五世祖佾生諱發鵾字桂馨先生妣歐陽孺人

儒童諱發鶚字甫孫先生　妣儲孺人之神位前而言曰今以

立春生物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子孫濟濟駿奔廟旁爰陳

冬至一陽

饈饌亦獻壺觴爰我　列祖饗食中堂敢

告

一祭昭堂祝文

維

今上御極之　年歲次　孟春/仲冬　月望月　越告日

嗣孫　等敢昭告於

昭堂列祖考妣

二十七世祖諱喜龍字繼峯先生　妣曾氏黃氏胡氏孺人

字國端先生　妣曾氏孺人

二十九世祖諱自富字財臨先生　妣樂孺人

自福字子忠先生　妣李孺人

自熙字子鳴先生　妣應孺人

自鱗字發奇先生　妣李孺人

三十一世祖諱懋盛字國尙先生　妣李孺人

諱懋衡字曾俚先生

德珍先生　妣彭孺人

諱懋實字國懷先生

諱懋寶字國旺先生　妣李孺人

諱懋宙字國逵先生

三十三世祖諱深壽字發堂先生

諱深袖字景發先生　妣孫孺人

諱深榜字祿堂先生　妣譚孺人

諱深橙字景壽先生　妣江孺人

諱深柏字茂泰先生

凡我宗親咸茲合食謹以剛鬣柔毛庶饈醴齊之儀式陳明薦敢

告

光緒丙申年續修

一祭穆堂祝文

維

今上御極之　年歲次　孟春 仲冬 月望日　越告日

嗣孫　等敢昭告於

穆堂列祠考妣

二十八世祖諱仲生先生　妣胡孺人

諱艮安先生　妣陳孺人

諱敬餘先生　妣江孺人黃孺人

三十世祖諱敷桃字天成先生妣黃孺人

諱敷松字天宇先生

諱敷梅字天茂先生妣曾孺人

諱敷閏字騰伯先生　妣李孺人

諱敷扳字振萬先生　妣江孺人

諱敷松字時初先生　妣胡孺人

字勝初先生　妣曾孺人

字聖玉先生　妣邱孺人

字天清先生　妣涂孺人

三十二世祖諱源啟字燮先先生　妣楊孺人

諱源豪字福先先生　妣湯孺人

字麟先先生

諱源桃字光先先生

諱源蛟字雲卿先生

諱源樟字日先先生

諱源苛字月先先生

三十四世祖諱深禮字構堂先生　妣林孺人

凡我宗親咸玆合食謹以剛鬣柔毛庶饈醴齊之儀式陳明薦敢

告

俞氏續修宗譜

光緒丙申年續修

省吾公祠主胙

中堂

本房支祖考例授登仕郎包公諱三喜字省吾府君妣儲太孺人配以

三十三世祖誥封資政大夫諱深鑑字華堂大夫妣江太夫人暨

三十世祖例授登仕郎諱敷㵾字成萬先生妣鄧張太孺人

三十一世祖例授登仕郎諱懋正字龍周先生妣黃魯孺人

登仕郎諱懋聰字亮周先生妣彭太孺人

三十二世祖誥封資政大夫諱源浪字來先大夫妣揭太夫人

貤封資政大夫諱源渡字仁先大夫妣李太夫人

大學生諱源福字介五先生妣李黃太孺人

登仕郎諱源荆字金友先生妣文太孺人

三十三世祖誥封奉政大夫武庠生諱深銘字志堂大夫妣曾太宜人

太學生諱深羨字疇堂先生妣江太孺人

三十四世祖誥授通奉大夫諱斯猷字貢章大夫妣應汪太夫人

敕授宣武都尉誥封奉政大夫武庠生諱斯揚字奏凱大夫

妣官施太宜人

三十五世祖郡庠生諱發鵬字芸生先生妣官太孺人

佾生諱發鶠字桂馨先生妣　孺人

昭堂

二十九世祖諱自盛字子癸先生妣饒孺人

諱自齊字子賢先生妣張孺人

例授登仕郎諱自義字子向先生妣羅太孺人

穆堂

三十世祖諱敷宇字天虞先生妣李孺人

三十二世祖諱源雍字釪先先生妣黃張孺人

包氏續修宗譜卷首

孝肅公奏議集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至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　公之門生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事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　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叅政方公正學於　公爲鄉人得其遺藁將鋟梓以傳囑儼爲之序　公在當時爲人峭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釆著于廟堂聞于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史册者彰彰矣自宋至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稱道之不絕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詳明諫諍剴切舉刺不避乎權勢犯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引其君於當道詞氣森嚴確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讀之奮迅其精神發揚其志節炳炳烺烺光前振後煥乎其不可揜也雖然嘗聞　公論三司使張方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宋祁代之　公又彈祁祁亦罷遂代之歐陽公論　公未免蹊田奪牛整冠李下之嫌然緫謂　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則　公之節行如喬松古栢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歐公一時之言實

是以概公之平生矣噫天下後世之人徒知 公之名而未必盡知 公之事業 公之事業盡於此可考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章之則 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儼不愧鄙薄僭爲之叙云

旹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 吉旦

史官賛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後學胡儼頓首拜譔

孝肅包公奏議集序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姿善容正人絕黨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 孝肅包公止耳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不四三年歘被侍從近列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 孝肅之名始終克著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 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宰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宦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 聖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一本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不徇乎私其心亡他止知忠于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壓人方且趨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鷙得搏若虺肆毒顛墜於憔悴泯滅之地以甘於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而去 公獨始終克著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也初 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仕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然愚謂非會 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必不可惑之聰 公欲必行其道于時不綦難乎昔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 公所以逢辰也 公薨後三

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刻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家廟庶與其後嗣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統淮南西路屯駐七泊兵馬鈐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門生張田題辭

孝肅公奏議集序

先君子孝肅公平生所作奏議實有國之章程教家之典則也趙合淝首刊於皇宋日光玉潔炳耀史册非徒爲有言之勸抑以作後世之忠猶與休哉奈世更兵火遺稿寖亡而後之有作者殆將不得與斯義矣我宗伯一元復於葉秋官家請其遺本珍刻於味書樓夫豈誇靡於先人蓋將垂範於後昆也但歷年既久版籍廢失者十之七八又非可久可大之規鸞爲此摘厥心志恨難竟梓敢仍其殘缺之稿釐爲録附俾先公之手澤與奕世而並存庶後之子孫引而勿替或能少知忠孝一理齊治一機而立言立功以昌大其家聲者未必不資於觀感之一助云爾

旨

皇明萬歷甲申仲秋之吉

孫雲懷鸞薰沐百拜書

孝肅公奏議目錄

應詔
仁宗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致君
對策
請建太子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上七事
論委任大臣
論大臣形迹事
警天象
論赦恩不及下
上殿劄子
論冗官財用等
言災異

論日蝕

明禮

論百官致任

愼命令

論詔令勿數易改

戒漸

論内臣事

論功

請謚王明

論賞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奬

愼差除

請復封駁

選舉

論取士

請依舊彌封謄録考校舉人
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請選河北知州
請選廣南知州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再
再請選轉提刑
請置發運判官
請復韓贄等臺官
請河北師臣
請録用楊紘
請廣南添差職官
再請廣南添差職官
乞不用贓吏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請選內外計臣
再請選內外計臣
省官
乞罷河北提舉
去刻薄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職
再請不用苛虐之人充職
抑僥倖
請絕內降
論明堂覃恩
請令江淮法運使滿任
論縣令輕授
慎刑
請令提刑親按罪人

正刑
乞斷韋貴
再乞斷韋貴
請重坐舉邊吏者
請重斷張可久
乞斷向綬
再乞斷向綬
請法外斷魏兼
請贓吏施恩不得敘用
明禁
請差京東安撫
請速除京東盜賊
請斷金銷事
請開封府司録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并追贓事
請絶三番取索

請罷天下公用回易等事

去妖妄

論妖人冷清等事

再論妖人冷清等事

請安置鹿皮道者

拨劾

彈宋庠

彈張堯佐

再彈

中書劄子第一道

論李昭亮

再論

彈郭承祐

再彈

彈李淑

再彈

彈張若谷

彈王逵共七條

請勘閻士良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論李綬冒國親事

論閻士良轉官

請罷王渙權貨務

辦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民事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乞勾衛前請限二年一替

寬恤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再請差京東安撫

請罷天下科率

請免陳州添折現錢

請救濟江淮饑民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論江西和買絹

論放欠

請將邢洺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再請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接送北使三番

請修商胡口

請出内庫錢帛往逐糴粮草

請領陝西漕日上殿

乞開落登州冶戸姓名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戸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論瀛州公用

戒興作

請不修上清宮

興利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論陝西鹽法

再論

議兵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再請

論宣毅軍

邊議

進張田邊說狀賜張田勅書附
論邊將
再論
請選雄州官吏
論契丹事宜
再論
三論
論昊賊事宜
論楊守素
論保州事
乞河北添糴糧草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請擇探候人
論蠻賊事

再論
粮道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放懷衛糴米修御河搬運
請河北及時計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粮草
請外仕共七條

孝肅公奏議卷首

應詔 仁宗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慶基登臨御宇每夕惕忘勞虛視聽而存息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應災傷等處並令賑濟及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慮者今契丹雖稱幣遣使忽來若非慕化之心慮有可虞之意復聞聚甲朔邊議收西羌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宜預安平之策或將來北使者妄稱西去之名共搆釁端別有邀求之事詭譎多塗作何回答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爲控扼今以家國方正之材且無自薦輔翼之能實藉衆推倚專有支吾帥領何人泊數路偏將何人可補欲以威禦綏寧何人堪爲鎮靜朔方自水災衝破戶口流移而輙救之外軍儲闕乏財賦屢空以何法得豐倘急速之間以何爲備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令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慮諸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銳復又戰馬闕絕如何敷足故事雖未兆有備無虞此係安危更何詢于有位體朕焦勞得以周悉卿等宜矢公忠理當盡瘁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　陛下有神聖文武之姿紹祖宗大業以馭重柄三十年于茲矣睿謀神斷豐功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聞由于聽政之餘躬御便坐筆成聖策延納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見　陛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之議然萬乘之貴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但用天下賢材豪傑參寘近位抗論於赤墀之前則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況今廣延羣論頒謀安危將相邇臣博被　清問獨臣昏庸無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謹謂一二條陳以聞願　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契丹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昊賊逆命因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爲請　朝廷寬大未即誅絶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夷狄之性不愧貪不感義不讓勝不恥敗況內審吾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西討爲名駐兵未去今又無故遣使來必別生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爲言少不如意得以爲詞結仇協勢啟其釁端何況惡星示戒水災未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　陛下熟思而審處之萬一無他亦不可忽焉況今三

路素爲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定鎮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
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險艱自北界而出者則
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雁門句注背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
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天山後五鎮此路尤爲要害 先朝驍將楊業武曰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固不可以
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
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
差在其人如何耳倘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進
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賢退不肖豈可拘於常格乎況沿邊卒驕將惰粮
匱器朽主兵者非紈褲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趨過目前持其張皇
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爲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
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出而去之若不速爲之備具緩急廹而圖之則
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係焉近年黄河決溢水災尤甚
饑殍過半公私窘廹雖累下 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蕪流
亡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

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五穀賤時廣謀措置以備凶荒終乃位疏言賤不賜施行方今粒食騰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銳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各贖乞下有司意其罪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罪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兼三路官員甚眾伏見眞宗皇帝之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官使臣募職等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軍職自觀察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寖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地近兵伍即令漸次抽撥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為患不細臣又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二馬監各使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七八迄今為二州之害議者謂不

若依舊盡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監直屬羣牧司逐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巡按察可以革去積弊歲繼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爲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 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爲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爲難古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願 陛下悉舉衆善事符機會者斷而行之則千慮一得庶少補於睿聰辭淺氣索惟 陛下裁幸

[illegible]氏續修宗譜

光緒丙申年續修

請建太子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乃有國之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

陛下紹隆丕搆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於上下孜孜求治未嘗一日少怠茲固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

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多矣卒不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以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

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既

皇嗣未降亦當採詩人維城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

陛下特出

宸斷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仍與增補僚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論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

王室可以挫奸雄覬望之意也今

皇嗣誕育宜以優禮而建立之此亦古今之義

陛下何憚而不爲哉況昔

藝祖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于

陛下垂及百年

陛下豈可不念祖業當傳之無窮若乃狥目前之安忽經久之策以稔禍於將

來恐非社稷之福也

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疎外之跡累當言責之任今

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失

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爲惟

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英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直無隱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載一時事無不言言無不納太宗嘗謂左右曰朕即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群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成勸朕偃武修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言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此皆元成之力也是貞觀之風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繇矣所上諫疏具在史册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可行于方今謹條具三疏備錄于左皆至理切直可爲龜鑑伏望陛下萬機之下特賜觀覽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惟陛下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上七事

臣菲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
宸慮而補
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

臣伏以
陛下
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考餙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
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
報
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弊病不惟
自虧

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乏賢才以使任
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
陛下聽納羣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考飾厚誣於人者
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僞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庶幾於理矣

二事

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
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姦考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
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緘舌公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
明示勸戒此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有朋黨搆所由來大抵
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文武是
皆衰闇之際以
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
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
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
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

在上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而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熙治之朝有朋黨之說廝損至德閉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

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昭其心使忠者邪者眞僞立見幸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二事

臣伏聞頃歲大臣顓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建立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狥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羣下雖衆然士有利于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君上又困于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獎進矣豈

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

陛下顧其臧否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爲念則人得以盡心矣

四事

臣聞議者云
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
陛下遍照於事務得情偽必無偏聽之理萬一或有臣正可過慮而議不可開
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道理之如何斷弗計於先進後陳也若
必主先入者以為是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
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
陛下察納羣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

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
有在京與在外任之拘及見任二府會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
密院止許旬暇見客不許百官巡廳臺諫官不得私謁并與刑法官接見
雪罪序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天下之美政也以
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迹堯舜固無漢武多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
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
陛下臣恐書之史册取議萬古願

陛下速革舊制推大信于羣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爲法則盡美矣

六事

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備至天象譎見地理傾震虫蝗爲災水沴作旱連
緜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則周京東西浙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
矣以
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寅畏宜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
而致如此者蓋大臣不能同寅協恭知無不爲切救時弊而
陛下志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諸路饑饉萬姓
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廩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夷狄
盛強即不幸繼以荒歉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支吾哉臣所以夙
夜怵惕思進苦言冀開悟
陛下而不能已也臣願
陛下切留
宸慮密以事詔今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
入願

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拱循默持祿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爲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爲安變艱爲易如反掌矣

陛下固不可失此而時不爲倘或失時不爲禍變一發則雖欲爲恐不可爲矣惟

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

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罪或因小過或爲陰邪排陷或由權貴妬嫉吹毛求其疵點洗垢出其瘢痕罪呂實繁刑綱太密甚傷清議大虧輿情昔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懷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思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盡負責之人自悉廢絕不能振起一日爲明主棄擲錄用則其自奮圖報倍於常人願

陛下詔近歲竄逐人臣有材行實效而本無太過泪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未減或加寵擢如此則

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篤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居廟廊之上垂拱而化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耳或異於是則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爲之化也伏惟

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內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

聖鑒者矣且承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係焉若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敢或拱默取容以狥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

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治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並竭士卒驕惰振起紀律杜絕萌漸正是有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姦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責直而嫁禍諉諉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舉能之意乎倘

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奸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

陛下何憚而不爲哉臣以孤賤之子叨居言責之任所圖以爲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

聖政萬分之一願

陛下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論大臣形跡事

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跡以爲公道上下相襲習以爲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跡而不敢去事有可爲者以形迹而不爲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跡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爲身謀則可爲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夫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修舉如此而不臻治隆古者臣所未諭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文彥博驗之無狀因令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跡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跡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國之興喪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

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于任使設使堯舜苦己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凡公卿薦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況沉滯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

不忌恩讐惟能是用譏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貞觀永徽之代最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煥爲美談伏自

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王未嘗有如是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廩罕蓄邦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對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于信用小人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

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英斷由命宰執任用賢俊斥去形迹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儻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行於上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

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警天象

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熒惑犯鎭星于虚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水成氷博詢前聞固不虚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熒惑犯鎭星皆外寇之兆也雨水成氷說者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水爲之氷七者陰之盛水者少陽貴臣卿太夫之象亦曰木氷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年冬而震雷雨雹者陽不閉藏而發泄皆失節之異夫月太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夷狄鎭星所管宋衛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固不爲福況又箕尾屬燕虚危屬齊設或内非其應則皆北虜之患山東之憂亦須大爲之防且頃歲有星孛之異近復有巨嵎之震不可忽也今四方灾旱流亡未復雖遣使綏撫貸粟賑給而上下困竭濟恤倣艱此乃天意儆戒

聖宋丁寍

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乃言王者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

退而責躬恐懼修德以應之有不可已者則嚮備以待之故宗社享無疆
之福伏望
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外則幅員之廣戎狄寇盜之可
虞內則機政之繁號令賞罰之未信固宜進擢豪傑振張紀律廣闢衆正
之路屏絶羣枉之門斥遠姦險慎重聽納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
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
聖慮裁處

論救恩不及下

臣伏聞先帝時十二月冬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惠布澤未及黎庶上

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

朕且河北關西戎兵未息民人勞止及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

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所須救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爲條目務

澤及黎庶也大哉

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

陛下求治之心亦

先帝之心也臣竊見陝西用兵之後

朝廷急于饋運多剝取民財夫征賦有常數矣若逾之則盡爲無名其他酒

稅錢穀之類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聚歛掊克於下前後刻暴競

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後者又增幾十萬遂用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

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瘠瘠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爲國

乎果爲國豈不以愛民爲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則

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

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安哉況
朝廷比下
詔令未嘗不以寬民䘏物爲先而有司不即遵行是
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之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于下此皆向者有司之
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自今而後凡因循未
厘革者將來
明堂赦書盡米餘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以爲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係例
輪納外不得非横支移折變茶塩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趂辦勿許擅有
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
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更不縲繫逮捕重爲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
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上可以遵
先帝之典下可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
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上殿劄子

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魃爲虐而
陛下避殿膳累下
詔書勤求直言疏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已無此之甚故
詔旨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于上民心悅于下天意
聖德合若符契當上穹眷祐之如是則
陛下尤宜勵精求治以荅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
所繫焉不可不愼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
信則賞罰何以相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
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
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
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旣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
之國無不化之民在
陛下力行而已九旱之灾天之常數固不足貽
陛下深憂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冗官財用等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窃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百官益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者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數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于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之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四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伯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伯四十萬四千九伯匹貫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伯五十九萬六千四伯匹貫石兩支八千九伯三十八萬一千七伯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二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賦有

常數矣今則歲倍多者何也盖祖宗之世所輸之税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冗吏耗於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鋭意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

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恤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眾則宜罷絕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條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嘗承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

陛下留神省察申明宰執條此数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日蝕

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食

陛下特降

德音親決庶獄飭身修政以應天變此誠古之聖后明辟克謹天戒之至意也臣聞漢書曰夫至尊莫大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為陰所乘故蝕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說者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臧矣然于正陽之月尤忌之由是有伐鼓救變之事故人君或遭茲變必避殿撤膳克己責躬明君臣正上下延納眾議以補不逮如是之至也今正陽之月晻然日蝕而又亢陽益甚火災繼作害殊大焉得非上天有以丁寧誡于

陛下耶伏望

陛下奮乾剛之至德畏天變之大異發號施令審思乎利害賞德罰罪無間於起居聽斷不苟勤儉為先抑陰尊陽防微杜漸然後日御便殿博延公卿詢訪直言講求古道勵精為治以荅天戒如此則積異消於上區階絕于

下足以導迎善氣馴至太平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臺官言事

臣伏見近者臺官以
朝政闕失上章論列或令分析或取戒勵中外傳聞於體不便且
朝廷置御史府者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爲紀綱人君委之如耳目所以
先帝特降
詔書添置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別職當時
詔令下允凡官曹濫私措置乖方刑賞踰制並許彈奏雖言有過當必示曲
全若事難顯行卽令留內蓋
先帝切求政治如是之極也臣伏自
陛下臨御以來三十餘載遵守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此皆
陛下憂勤庶政之至深羣臣仰望
覩光之不暇矣臣欲望今後御史等凡有奏事或有過彈更不留分析及取
戒勵若阿意狥私卽乞重行責降如此則彰
陛下好諫之德免

朝廷過舉之失

論百官致仕

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卓爲明訓所以優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違達尊之教且克開知足之端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年莫非延世推之半祿待以優恩其於激勸之方可謂至矣然而近歲習成倣風縉紳之間貪冒相尚但願蔭子之計殊忘羞惡之心馳末景于桑榆負厚顏于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爲得誠非

朝廷所以待士夫之意又非士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臣念及此悚然汗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檢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牒諷其致仕如牒舉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仕稍遏趨榮之弊頗維廉耻之風

論詔令勿數易改

臣竊見
朝廷凡降
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議紛紛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勅纔下未逾月而輒更請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懲勸乎臣欲乞今後
朝廷凡事處置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議定務爲經久之制方許頒行于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易改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論內臣事

臣伏覩

先朝實錄竊見

眞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横蠹政害民朕常深以爲戒至于

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輕貸此輩常以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

迹昭然足以爲龜鑑而

聖慮及于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

全之也以

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爲大過然在制之于漸庶免貽患于後

伏願

陛下佩服

先帝之言以爲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請謚王明

臣竊觀

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卒豎立

冠于

皇朝名臣當

太祖 太宗時戡靖亂畧剗除僭偽駕馭英傑撫定區夏而明感會風雲之際

周旋金革之間勤餉王師生擒偽將卒能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太功論籍

第一臣每見其事迹想其風采慨然歎息惜明之才未盡施而死於太平

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謚名爛史牒德晦泉壤臣素欲表聞于

朝乞勸今忝邊寄復覩明之曾孫雄州防禦推官臨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

遺實利人及物咸臣稱紀恭惟

陛下奉艱難之業懷忠力之臣宜頒

寵靈下慰幽魄至如楊億為元官與明等或以文詞侍從于

先帝或以經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徽章追賜美謚矧明在祖宗之休運垂

竹帛之異勳既不沾贈爵之榮又未叨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殁有遺恨

仰祈

聖造特賜

德音降付禮官俾定謚法庶發明於茂烈足垂勸於將來今繕寫明曾孫臨

所著家傳謹具繳連上進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奬

臣聞功疑惟重廼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抑
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
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如捉獲依傅永吉例優加酬
奬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踰數旬果能捉獲張海等四人餘衆
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奉官閤門中外聞知無不失望似非
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内恣行殘暴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
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挫
屻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閤門
祗候超八資授諸司副使宣事舍人今用和上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
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况西鄙未定盗賊間起方當責效之際不可
失信於人其用和若依例準原降指揮比類永吉等與優改官秩如此上
之立令貴乎必行下之立功樂於自奮

請復封駁

臣伏見

朝廷近日凡有除授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僚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以左曹給事中領駁正之任李唐猶重其選若擢用未當則論列於內不顯揚於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治己之旨也近代則不然但說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以爲己功噫爲臣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觀國家循借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勑駁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缺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祇任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令由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進

詔勑則差易改正兼免漏泄少裨

聖政

論取士

臣以孤遠之迹猥荷

聖選擢陞憲府退思所以爲報則智識淺無以副

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惟

明主裁之臣伏覩近降

詔勑以官吏陞陟賢否相溷世族補蔭愚智不分並立新條以草

舊弊有以見

陛下求治垂訓之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之聖王銜大器保重畜羨各有其道焉以萬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俾羣才盡力而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

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飾正于外藏邪于內邪正所蘊淵奧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而用之知之謂也上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

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濶畧難議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
自京師逮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與計其不在館學而舉
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唯以得之與否以為榮辱得士者陞失士者黜
孰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
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不得經年而授職復有賢
良之科焉所以區别才行慎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尤盛比隆
三代基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繇矣今之取士則異是鄉曲不議其行禮
部不任其重但糊名謄本煩以繩檢復於
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競作佰篇來上不逾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
謂之精且詳乎臣亦恐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辦官司
徒司馬大樂正之職未聞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
司或曰取舍之柄當由人主曰蓋使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奏籍賜第
上前抑亦無失於國體矣然後復宏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
一設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賢才矣頃
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總一二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以盡魁

栝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參以二科而精求則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僉舉之弊漸不可長其間或暱於私受或廹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衆泛濫無別宜一警革若至其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生姑息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眞才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辨公卿大夫無狀諂佞朋比之者以肅于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可使教敦於上民悦於下是以導迎和氣馴致太寧不亦盛哉伏望

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政有未順理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終之則生靈受其福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

陛下鑒其區區恕其狂直一賜觀采

請依舊彌封謄録考校舉人

臣伏覩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録等保明行實更不彌封謄録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蓋

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郡學自罷聽讀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

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長吏等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祗憑逐人遞投然而詐偽猥雜者亦無由辨明兼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其人而悉心于公所也或緣其雅素或牽于愛憎或廹于勢要或通于賄賂勢不得已因而陞黜者有矣又何暇論勢較履行哉自取舍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絕家素竊恐天下因此搆起詞端多矣封彌録謄行之且久雖非取士之制稍協公正之意若今來諸州發解舉人且令仍舊彌封謄録考校于理甚便若以勅命方行難于遽改即乞

特降約其逐處試官監官如涉徇私及請托不公並以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令別定刑名庶使官吏等稍知警懼

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

臣伏覩

光降

勅節文應奏蔭子弟京官年交二十五已上其選入遇南郊大禮限半年許

令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于逐處考試內習詞

業者或論或詩或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藝等及格者于與選試官

及差遣自

勅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學問詔書所謂非惟爲

國造士乃爲臣立家實誨人育才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罷議去是

未之熟思爾且國家推

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以訓擇未精今

詔命方行遽欲厘格則務學者日怠一旦俾臨民政致憒然其間不知治道之

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所傷寔多其前項條貫如有闕說未盡乞令

有司詳定依舊頒行

請選諫議大夫

臣謹按唐六典隨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龍朔中改爲正諫議大夫開元初復舊凡十四人掌侍從規諫伏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名器假人紊黷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爲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狥入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請選河北知州

臣送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邊防訓士卒以爲急務今則不然但增餙厨傳迎送使人及曲奉過客便爲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此則謗議紛乜往乜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两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個月逐處預爲准備不敢少懈况三歲两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内迎送絶無虛日何暇預謀訓練哉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爲名然戎狄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又況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爲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售進市恩結挾强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廩未實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

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擢有武藝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術如有實効不可以浮議数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如允臣所奏即乞特 賜指揮

請選廣南知州

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薦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況世祿之胄鮮敦義教童儒之歲便添任籍未嘗學政即便司民甫越期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安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率旁午邊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端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員胥勾其猥冗恣橫之輩則惟務誅求庸懦懵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羅其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憚其遠地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爾臣欲乞今後奏薦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闔掌郡事輯寧異俗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臣伏見中書劄子知巴洲楊佐奏昨體量得巡檢頓士宗爲事過當弄理
打罵兵士州事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聞頓士寧有何不協只一
同盤問所劾官況頓士宗與李熙輔有舊怨非本司採訪施行若頓士宗
指論臣詔何以遵法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巡檢頓士寧口稱
屈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
隆往巴州交替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
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强官依公盡心理取施行竊緣楊佐現爲長吏部下官屬
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按問李熙輔乃憑頓士寧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
楊佐赴推院照勘顯是熙輔與士寧有舊挾私任性不遵
詔勅若令舉劾之兵被誣搆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今行部下官屬有過長
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
詔勅爾容長姦惡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兼熙輔不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
曾論列未賜施行況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
鎮靖其熙輔所爲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欲望

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員充本路轉運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職私罪犯即
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事狀聞奏依條施行

再請選轉運提刑

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

朝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遷或用臣僚薦舉間咨濫進未甚得人致一方之

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

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逞憾無所畏憚妄構刑獄恣行追擾雖已克替未足

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廖詢秀州邊瑀不公事迹中外

聞知昨因安撫奏劾方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

朝典欲望

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

職不以資序深淺爲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稟畏矣

請置發運判官

臣竊以京師衆大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芻稾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爲今之劇職固不可輕以授人況
朝廷叅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付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充茲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蓋久任得人之明効緣施昌言許元籍用頗著竊慮別有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弊則無由辨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今置判官一員于
朝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久任所貴穩熟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可移免致敗事

請復韓贄等臺官

臣竊見兵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士闕　等才識明懋姿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
恩宥勘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録用況御史臺闕合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求之今日實爲精選臣竊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
望
聖慈特召還韓贄等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論河北帥臣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耶臣近上言以河朔連歲灾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願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便綏撫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腹之與背義同一體休戚均之今灾異如是豈可坐視其獘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實懼焉惟

陛下留神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速

賜

神斷天下幸甚

請錄用楊紘等

臣讀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

先帝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亦立

朝之士誰謂無過

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便于任使大抵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訐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存

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耳且頃歲以求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殆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

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譖如楊紘王鼎王綽等雖曾叙用未復職任者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聳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請廣南添差職官

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諸州原無職官各處今置一員闗掌郡事尋蒙
降指揮下銓司至今未聞有人注擬雖該赦
恩放選及例注家便及遠臣嶺外遐僻憚其地遠兼訪聞兩路闕員甚多其十數年無正官處並差士人充攝官緣近年蠻賊侵擾民力困竭全藉彊幹官吏多方綏撫今來銓司若候合入遠選人及情願者竊恐卒未差除得人深屬不便窃見近年以來廣南闕官遂於江浙就移兩任四考已上校尉充彼處縣令自後因循不行欲乞特
降指揮令銓司檢詳舊例於江浙荊蠻等處近便路分諸州校尉中選無公私犯罪兩任五考已上就除權職官四考已上就除縣令便令赴任如此則遠官無由幸免異俗得以輯寧

再請

臣昨上言與廣南諸州乞今後應奏蔭京朝以合該往彼知州並於次任
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正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東西兩路原無職官處
各選置一員至今多日未蒙
朝廷施行切緣嶺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獷猂易動難安今又蠻賊猖狂郡
縣騷擾長吏之任尤在得人況孺童之年未嘗學政不當輕授重任以困
遠民且近地牧守尚有通判職官更相協贊而嶺外遠郡乃令此輩獨員
罔勾民罹其害無所控告甚非
朝廷求治之本意也兼所聞所闕官職祗二十餘州毋州各置一員事理至
便所貴推掌郡務以安異俗伏望
聖慈令檢會臣先
賜劄子速
賜施行

乞不用贓吏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贓汚摘發無日無之洎具案來上或輕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釁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汚致罪者皆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

太宗朝嘗有臣貸數人犯罪並配少府吏監隷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濫只可放令自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如此皆

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後應臣僚犯贓抵罪不從輕貸並依按罪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録用或所犯若輕者只援副使上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臣竊聞楊觀察使景宗知磁州物議喧然以爲不可按景宗累經外任並皆不了昨自鄆州亦以所爲恣橫非次召還緣秉性不常用刑過當令若委之爲郡守親民政不惟一州生靈枉被殘害或慮不公事發欲依法施行恐非以保全戚屬之道也其景宗欲用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請選内外計臣

臣竊見天下財用積年窘乏近自
明堂禮畢賞賚纔罷又行特給支費浩翰帑藏虛竭且
朝廷所仰給者江淮兩浙逐路旱澇相繼又查法隳壞商算不行東南州軍
錢帛粮斛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邦計者内則三
司使外則轉運使當此財用匱乏之際居職者尤宜僉求才傑之士畀之
興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默恬然以爲無事不務更張措置必恐
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
聖慈申命有司以今之一歲出入較近年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内
外總計之臣欲乞特出
宸斷精加推擇選任能者責以實効庶免將來敗事惟
陛下留神省察

再請選內外計臣

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窘乏而至使之吏近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
加選擢委任能者免致將來敗事兼吳奎陳旭等累會論列終未蒙施行
竊緣三司使張堯佐早緣
恩倖驟階華要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墮廢利權反覆公私困敝中外
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亦未嘗假以事權又況庸庸不才者乎
但富貴保全之則無害矣臣伏見
國朝自宋祖以來當帑藏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
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
是職失天下之望悞天下之事臣實爲
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
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別求才俊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効一二年間庶幾可
濟不然懼貽
陛下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係焉惟
陛下特留　聖意臣無任激切懇迫之至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臣竊見河北近年添置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兩員凡勾當一二年即授閤門祗候替日又得陞擢差遣僥倖

恩賞無甚於此況修造軍器逐處自有知州部署鈐轄都監等逐日逐旬檢點按試莫不精專又轉運提刑非次巡歷并開庫一一檢點臣近到河朔

州軍體問得其提舉使臣只是一年一次畧到逐處但取索文字照會何益於事及其年終即具申奏以爲巳勁虗取優

賞誠爲虛設乞行廢罷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職

臣竊見諸道轉運使司自兼按察及致判官以來并提點提獄等體量部下吏官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部院大理寺近日奏案尤多倍于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摭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援以深文權奸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狥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効尤無恥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狥左右爲衆所嫉者即被加誣搆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爲德爲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爲刑爲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爲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刑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酷害下不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

聖明鑒于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

吏則民不聊生恐非國家之福也雖
朝廷屢降
詔命約束罔或遵禀此弊不去爲患寖深欲望
聖慈宣
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點刑獄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
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

再請不用苛虐之人充職

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摭掎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愼自守者則以爲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爲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

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所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狥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倍行誅剝爲國斂怨無甚于此且

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察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爲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爲國家之福也比者寺屬郊禋盛禮大霈慶澤欲乞於

赦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寘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

得擅增課利擾擾八戸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

心伏望

聖慈少

賜省察

請絶內降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夤緣盡由請托蓋傾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闕久瀆

聖化洎

陛下親覽庶政首革茲弊僥榮濫賞人不以倖望況近年以來此路寖啓妨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或冒陳勞效以爲榮寵或比緣罪犯苟希横貸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止絶如更有妄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詳處先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狥上累

聖明

論明堂覃恩

臣伏覩

明堂赦書應文武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嘗具論列并乞召對不蒙開可退用憂迫弗遑啓處竊以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家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人君者固宜慎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壞雖善爲治者亦末如之何況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爲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與寬調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秩廩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救弊矣臣又伏讀近降

詔旨今後應內降特典

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

詔勅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

陛下勵精革弊求治之切至也惟此覃

恩頒蠹政柄之甚伏望

陛下上禀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

恩澤乞

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

聖德之萬一臣選蒙

寵擢位踈責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

請令江淮法運使滿任

臣聞東南上游財賦攸出乃

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出也王是任者可不慎選哉臣觀唐室如韓滉杜佑王播輩並以將相大臣出鎮淮南浙西專總是職或十年或二十年益以利權之重得人是藉今則不然凡蒞其局者但爲剔歷之資且日方受署夕已望遷廣納苞苴交結勢要市

恩售進惟恐不及其財利豐耗饋運欺隱未嘗校視則建明利害裁制出入豈暇留心哉祇如近年林濰李宗詠楊日華等各未逾三數月旋即罷去移易之速甚於傳舍不獨送故迎新寖成大弊抑亦老胥猾吏緣以爲姦不可不察也臣乞今後應差江淮置制發運使并判官各于臣僚中選擇素有清望幹才者並令終滿三週年或有成績就與進秩所冀弊源漸革邦儲增美

論縣令輕授

臣聞古之所重爲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佗官恥爲縣令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詞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爲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令

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官職不然即出外任例爲僉判不由爲縣便作通判知州泊爲長吏昧於民情懵然其間不熟治道之由況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僉判及

京官凡歷任中不曾仕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爲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倖求而至之

請令提刑親按罪人

臣伏見國家設按刑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得人刑罪冤濫俾之糾察而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詞何以副聖人欽恤之意哉今敢畧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端州日獄中重囚七人具案已就適會提刑司巡歷將至聞其未斷即遷延引避及隣近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衆縲繫二百餘日凡該大辟罪者四五人徒罪不少亦不聞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洎轉運司取公案委官定奪果有失入死罪等雖官吏悉行重典而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

詔勑丁寗罕或遵守臣欲乞今後諸州凡勘大辟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以上并出違日限並委提刑司畫時親往審問決斷所冀刑獄無或冤濫

乞斷韋貴

臣伏覩宣命以權保州兵馬監押供奉官韋貴降兗岳州監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憤況韋貴當兵士搆叛之時不能死節爲其戎首同惡相濟致

朝廷用兵攻取累降

詔諭方且開門納欵今若酬其後効特貨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夫人臣無將將則罪死無赦且將有其意尙無可免之理況悖逆之狀如是之甚乎兼聞韋貴嘗發妄言激成逆志迨兇徒之竊發叶姦計以圖全悖理亂常天下共棄及王師之進討據堅城而請命要求撫納以恭前愆質諸人神所難容致置之刑辟允爲得宜設欲從輕免其孥戮只乞於遠惡處安置亦

朝廷推

恩之寬典也

再乞斷韋貴

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兗岳州監稅韋貴欲乞重行處置以伸國法至今未奉指揮竊緣保州雲翼兵士皆謀背叛戕賊長吏固守城壁其廵檢使王守一走馬承受劉宗言不從逼脅相繼遇害而韋貴不能死節仍助兇威主領叛徒凡二十員刦奪財物戮辱良善一城生聚死者幾半以至登埤拒守屢抗王師及攻具外合衆心內潰竄伏無路方乃開門請命要君怙惡無甚于此朝議緣其罪懲使圖後効免死爲幸況冐難至死者曾未甄録而同惡相濟者又不誅責臣竊恐無由奬激忠義而垂戒將來也其韋貴而未欲便行嚴斷即乞於遠處編管

請重坐舉邊吏者

臣伏覩近降

勑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爲奏舉前保州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按石待舉殘虐屯兵刻削廩食羣兇相扇固守城壁殺害長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誡其濫舉也緣河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僚佐尤在得人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

國家愼重選擢如是之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

朝廷求實才備急用之意但緣其雅素或暱于私愛或廹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詳悉哉至一旦用之爲

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以下係舊令兩制以上臣僚舉曾歷三路差遣諳悉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擢用後稍不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

朝典

請重斷張可久

臣等伏見僉書武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吳鑾奏劾前淮南轉運按察使司勲郎中張可久招伏不合在任入于部下與販私鹽一萬餘斤等情罪拔下大理寺竊慮本寺應用引犯違禁等物並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令張可久販私鹽已經責過別無見在議罪必輕況前件條貫本爲細民所設按張可久本庸鄙之資濫按察之任爲朝廷之倚重乃一方表帥而巧圖財利冒犯禁憲雖前後職司臣僚或有以贓濫獲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其張可久乞不原近降疎決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以勵將來仍乞今後應臣僚等或犯與販諸般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原犯罪名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即依舊條施行庶幾貪猥之輩稍知警懼

乞斷向綬

臣竊聞太常博士傅瑩近滄州制勘向綬准前詭變一行干繫九十餘人依舊收禁竊緣向綬詭變前後三四次況証驗分明絕無疑慮原情至重坐死猶輕若後具案定罪必至淹日月干連人等盛暑之際枉被禁繫實可傷憫其向綬欲望只據累次勘到罪狀特行重斷俾幽冤得伸猾吏知懼

再乞斷向綬

臣近者上言以向綬恐廹通判太常士沈中立自縊身死累次勘鞫拒抗飜變只乞據前後勘到情疑定斷奏於滄洲取到按卷送下法寺至今多日切恐有司執守常制引用律文未得允當況向綬本意怒中立欲擿發所爲不公事件遂抑勒諸色人等誣罔首陳中立罪犯今制勘所又已一一辨明假中立所犯有狀自有朝廷之法向綬何得輒用威勢淩廹一至於是致中外無不憤惋若不特行誅竄則今後長吏恣爲不法同官僚屬稍有言議卽便行摭拾置于非所或 令自盡或鍛成重罪必無由理雪所繫事體甚大欲望

聖慈特于法外重賜斷裁以戒將來

請法外斷魏兼

臣訪聞勘到前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任之日於部內置買物業并剩量過職田斛斗等罪犯奏援巳下法寺詳斷魏兼蚤踐固行薦可使專總察之任在表率之地固當正身蒞下竭節奉公而廼不顧
朝章自爲非法竊慮疏决在近乞不從原減之例臣伏見
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於部下創置物產事發被劾
先帝置之散秩擯棄終身其魏兼伏望
聖慈特出
宸斷法外重行以警貪狠

請贓吏該恩不得敘用

臣竊聞太宗朝臣僚或犯贓罪並配少府監隷役及該赦者謂近臣曰此既犯贓汚只可放令遂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愼名器也如此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尚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今

明堂大赦應係貶降臣僚例該錄用若張可久先任淮南轉運使日以自販私鹽剩收職田斛斗累經序用已仕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欲望且與散官量移差遣其餘應以贓濫致罪者乞不一例錄用所貴贓吏稍知警懼

請差京東安撫

臣聞京東河北两界州軍見今賊充斥并畿內東明襄邑等縣亦有刼賊並未捕獲難已選差武臣切恐結集轉多爲患不細兼訪聞東路州軍以近年科率差役頻并民力困重不逞之輩因而嘯聚所在竊發況曹兗沂淮陽等州軍山林深遠素號出劇賊之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歲西軍東京盜賊等作過差侍御史仲簡監察御史蔡禀監督捕捉今欲乞選差臺官一員乘傳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俾之撫綏安集督責州縣所貴官吏効命不敢顧避速將勦除其逐處長吏兵官等稍畏懦者亦乞精擇有方畧強幹臣僚對替庶免敗事

請速除京東盜賊

臣竊見江淮兩浙京東河北累年以來旱澇相繼物價湧貴民食艱阻兩浙一路災疫尤甚雖

朝廷寬免租賦優加賑䘏而迄今未得蘇息近聞京東濟鄆河北德博淮南宿河等州盜賊充斥所在竊發州縣不時擒捕頗甚兇猛蓋長吏與巡檢縣尉罕得其人上下蒙蔽不以實聞必恐穉成大患為

朝廷深憂不可不速行處置也頃歲淛東鄂隣淮南王倫京西張海等皆起自倉卒結為巨盜刼害居民郡邑悉不能禦制幸而殲滅無謂邪小蜂蠆有毒且四方藩郡兵伍絕少多者不逾數百輩皆厮役羸卒故驕惰難用寬之則逾慢急之則生禍心不諳訓練目不識行陣驅之禦寇必先事而敗雖烏合啃聚莫能久長而生靈塗炭矣則國家將何道而弭安之況今

國用窘急民心危懼凡盜賊若不即時誅滅萬一無賴之輩相應而起胡可止焉伏望

陛下督責有司精擇逐路按察之官及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即令黜罷其强
檢縣尉等並委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專切舉察如庸懦不才者速具體
量充替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並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
並乞重行
朝典

請斷銷金事

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闤闠之中任意制造殊不畏憚臣伏詳編勑節文除大理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着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為飾如違並科違制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違作犯者當行處斬蓋此

眞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為首飾者一切禁斷數十年間絕無犯者而自近年以來時俗相尚銷金之作寖以公行近日尤甚其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內間金之類並無避懼蓋是匠人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禁止竊慮糜壞金寶煽長僥風競事浮華大損

聖化欲乞嚴

賜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遵

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絕臣虞好奢之漸

請開封府司録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并追贓事

臣昨於八月十七日上

殿進呈劄子內一道以開封府司録左右軍巡刑禁最繁其官屬等但務請謁本局之事罕所究心欲乞今後應司録司職本官員及左右軍巡判官如勘大辟罪以非公事不得請謁所貴閲實獄情不至寃濫併一道乞請凡諸處勘鞠盜賊公事合追取典賣寄留贓物並須仔細根問確實日月件號錢數具牒所屬州縣仍先檢索簿歷照証委無差異即取索典解及收買受寄人等的實因依文狀入案方得追取逐件贓物牒送仍與于囘牒內一一附錄簿歷上月日件號及逐人分析因依文狀以憑照會行遣免致抑勒人戶賠備贓物枉陷他人兼申明先降貫條至今多日未見指揮伏望

聖慈特令檢會所進劄子施行

請絶三番取索

臣昨奉

勅差送伴契丹入使伏覩三番諸司人依例於接伴使副進發前四五日離京凡經過驛頓並先次取索羊麵雞鴨魚兎之屬廣設酒殽以待两番使臣所費物料不少並專副日備供應及至雄州動經旬日本州日供三番下一行使臣等并散直殿侍長行使臣及手分親事官酒食約七十餘分十日之內經計甚多其餘呼索之物仍不在数況常年两次國信使自有久來體例過界日月亦須候接伴使副到雄州方有過界之期兼接伴使副到本處尚住三兩日亦是可祗應臣欲乞特降指揮下國信所今後三番使臣等只得於接伴使副前發一日出行其送伴即先两日分頓仍只得依當頓排辦祗應如合依衮過馹頓即不得妄有取索互以酒食遞相管設及饋運並乞嚴行止絶兼候送人使過界即令使副前一日囘京庶沿路州縣驛頓易爲供給稍免騷擾官司

請罷天下公用回易等事

臣竊見天下州軍公用錢自降指揮許令回易之後諸路尤被其苦而河北之害尤甚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罷回易雖近降條約罕或遵行緣逐路不以遠近廣令興販並將物貨抑配人戶不惟誅剝細民兼及阻絕商旅以致買販鹽酒違禁之物無所不爲本路鹽酒稅課利逐年以此大致虧少蓋侵奪使然是致用度不足未免重煩
朝廷況逐州合破官錢不少若只用管設軍員犒勞賓客自亦有餘但好進之輩圖規厚利交結權倖以爲身計爾臣欲乞應係有公用錢處依先降
指揮更不得回易其沿邊及人使路分卽貟量添錢數則公私之利無便于此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類往來相饋遺者並望嚴
賜止絕如敢故犯乞坐違制之罪

論妖人冷清等事

臣奉勑差與趙槪等錄問冷清公事臣尋往軍巡院將公案看詳據冷清欵招伏前後狂言非一原其情狀法無所赦致之極典固在不疑兼詳放停軍人高繼安款先因罪犯配鼎州尋却入京凡病放免而談妄幻術交結權貴所至之處多以禱祠祀爲名煽惑州縣頃年于潭州即將帶冷清隨行沿路累造妖言知而故縱不以告官及冷清等事發則教令詐作心風果得免罪尋又教以狂悖之語所不忍聞且郡城之內豈可令此輩輕慢憲法惑亂大衆若不速行顯戮以戒未來則啓邪奸之心爲國生事防微杜漸不可忽也乞令盡法施行

再論妖人冷清等事

臣近以開封府勘到冷清高繼安等乞早行顯戮免惑中外況狂僞之狀灼然明白決無可疑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豈宜引用常法遷延不斷此而可恐孰不可恕況兼風霾暴作日色無光上下蒙薇之象故天示此變所以警悟人君如是之至也伏願

陛下察變異之來顧宗社之重特出

宸斷速令誅夷免奸邪之類別起釁端寖成大患

請安置鹿皮道者

臣聞善爲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蠧頑不除治道何由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者絡宗以自殘之支體稔懷奸詐搧謗聾俗聚集兇黨創修寺宇鎔鑄佛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國家多事財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掊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卽成正道有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論列卽時罷役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採羣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絡宗亦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求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
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照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害敗于事乃
臣等之職分
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白爲黑惑亂
陛下耳目亂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
陛下所照明者也臣等昨於二月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
七年殊無建明畧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
且復求解之際
陛下降
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是見其固位無耻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

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於欺乎
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於祖宗之朝罷免執政
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
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
狀掛于刑書迺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
之俄以循默而罷夫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
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蹤未致罪名而然也至如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
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爲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摭拾
細故託以爲名揚於外廷斯迺不識大體之臣上惑
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爲
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
陛下
聖慈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倘以臣等爲謗毀時宰敢肆

狂妄亦乞治政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論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張堯佐人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等累次論列

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併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困廹罔知所措竊惟

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逾越若乃進用臣僚於先朝則李至可自尚書叅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于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徽使逾年方加節度使此皆

國朝之盛典也自非德望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況執

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狥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
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
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
陛下以祖業爲重以天下爲意免使奸倖有所窺伺特出
宸斷罷尭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再彈張堯佐

臣等近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以物沸議騰曾具奏陳乞
詔中書明降指揮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歸本院供職仍促發赴河陽府
幾稍弭謗毀未嘗俞允實切憂慮臣伏以
陛下凡事克己鮮有過舉止於堯佐厚甚不爲衆口交非若厭物情理須隆抑
然自去冬言爭此事
陛下幸
賜開納天下皆仰
聖度能虛懷以狥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爲
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
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
計爲念檢會臣等前後所上劄子早
賜施行不勝懇切之至

中書劄子第一道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劄子奏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始下物議沸騰況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為計哉直言屢上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
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退贛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
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請行制命付與之矣雖出領近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己欲以薰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前之失為杜漸之制特降
詔制中
勑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緣
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

供職仍促赴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激切之至

論李昭亮

臣等伏見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

闕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

天恩寬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爲

國家顧惜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州據北道之會

扼大河之津

朝廷索擇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爲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

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不爲不從矣以致增徽南院使之重誕告本庭而

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

命廢而不行爲昭亮計誠可矣恐非

朝廷所以命大臣于出處間自持愼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廣決

溢之患昭亮以此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

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爲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

利害不肯宣力匑天下利害固有大于此者

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

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

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

聖慮必賜裁擇

再論李昭亮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澶州到闕朝見遂乞留京師復求邊任臣等尋具論列蒙指揮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師有闕許令就移未逾數日却除昭亮知眞定府移李昭述知秦州替呂公綽赴闕中外聞之無不愜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求便郡

廷朝優進職名特移近輔既而又圖邊任遽有此命是可否在於昭亮而

朝廷之命令不行此豈大臣之所爲哉兼昭述初授成德公議已爲不允所涖之處惟務姑息在成德尤甚緣秦州密接蕃部最爲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習知節制向來未嘗輕授若一旦令昭述處之遂用成德之政必致士卒驕横援急決不得用俾陝西沿邊諸鎭傳聞害事豈不大哉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趣令昭亮依舊發赴澶州昭述別與一郡或且令在任公綽候將來滿日別選臣僚移替如此則

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覬覦之人得計則綱紀自正矣事體所係不細臣

故敢再三極論之必望

聖慮裁擇

彈郭承祐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乞
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罷知州之權然依前為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
朝廷威令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新以舊曲被優恩有大罪而嘗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藩富貴出入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奸慝瀆亂國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鄰樞近而僭越典常命之撫俗而殘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恕則天下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兇人不顧君親胡為惕厲況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為是誘藩臣非曰戎首若不痛絕繩以法司則漏彼吞舟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臣等仍聞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楊孜分析纔四五十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令仔細分析承祐在

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係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

到日乞

朝廷別

賜裁處

再彈郭承祐

臣等已再次論列郭承祐乞
朝廷據其迹狀重行降黜至今未奉論
旨臣等實以爲憂然所憂者非謂以言未從及身計也誠憂
國家威令不行則兇人無以戒懼開奸宄之隙啓亂賊之萌貽戚將來固不
細也
聖人思患預防君子見幾而作皆愼于微小則其禍易除及事變之後雖有
智謀即能戡定所傷亦已多矣承祐猖獗奚足顧慮但因之生事則禍亦
不輕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臣等雖其力
微不能感動
天聽以摧壓橫猾至若自愛其身遇事面從則不忍也
陛下何惜一俾臣不正其罪使威令行
朝廷肅明示四方之臣庶耶臣等實甚惜之伏乞檢會前來劄子必

賜施行無任懇激之至

彈李淑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間只帶侍讀端明兩職嘗坐吟咏刺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列祖以此差之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纔乞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謀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即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如此哉臣等所未諭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

陛下亦具悉矣臣等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

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于

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轅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爲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于區區魯國亦爲之諱蓋理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

恩其身必處清華官職俱顯祇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
爲名譏切
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曁緣羣議稍示薄責淑乃曲辯益肆妄端
欲遂一已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
有過猾鷄晨之語臣等伏以
陛下奉事
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羣黎謂之雞晨實累
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爲豈爾悖慢
陛下仁惻篤顧舊臣雖隱其甚惡不
賜顯誅在乎物情巳爲
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衆議喧喧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子
臣等伏望
陛下

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
不敢譸矣

再彈李淑

臣近者兩次論列以李淑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乞與外任或令侍養

今聞祇罷翰林學士依舊充侍讀之職況李淑父子荷國厚

恩榮幸俱極輒敢私懷怨望機祖宗非所宜言天下共憤昔漢宣帝時楊

惲但以怨刺之言尚坐棄市迹淑罪狀不

賜顯戮已爲寬貸兼母年八十別無侍子在乎禮律不合從政而貪冒

寵利殊無畏憚且

陛下日御講筵博詢經義當用篤厚之士以備師臣之列豈宜以奸險誖慢之

臣得預進讀于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前後劄子特出

宸斷與之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亦有定規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龍圖閣直士學兵部
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自登膴士亟踐清塗久越從心之年未有
乞休之請雖
聖朝眷待近侍進退以禮而大臣去就之義安可罔然不知伏望江西重地爲
一都會兵職繁盛控扼上游尤在得人以之鎮靖兼檢會御史臺先有起
請乞行頒示而張若谷未能引退尚此月居人之寡廉一至于是欲乞申
明前諭之致仕或與別移一郡

彈王逵共六條

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歛殊無畏憚州縣稍不狥從郎被捃拾吏民無告實可嗟憫按王逵先任到荆湘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宼黨如此大患於今未息沿江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久任匪人切恐爲國生事且楊紘但以體量官吏過當尚降差遣況王逵害民之蠹衆議不容伏望

聖慈速與降出則天下幸甚

再彈王逵

臣近以江南路轉運使王逵所爲任性加以殘酷不可久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知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宜無私狥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遵
朝廷之旨兼王逵先任荆湘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池州爭該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楊州移今任雖遇霈澤棄瑕録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爲事布在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逵素不相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
聖慈特出
宸斷只令依楊紘例一小郡所貴天下酷吏稍知警懼

三彈王逵

臣近者兩曾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累任皆以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縱該赦宥不可復任職司乞追還
勅命至今未蒙
施行按王逵前後三四任轉運使惟務掊克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條制雖
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是寬恩於逵何損且赦文優厚所以軫念黎元之深也今淮南幅員數千里最爲富庶財貨錯出
朝廷仰給若命酷吏爲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竊恐傷
陛下愛民恤物之心況薛紳揚紘止以體量官吏過當別無罪狀尚降任使未與牽復以王逵所在殘暴猥濫之狀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懲戒於後哉實爲

朝廷惜之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只令依薛紳楊紘例與移一蕃郡則爲害差小

四彈王逵

臣先曾上言以江西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所為酷暴不可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尋蒙中書劄子下本路提刑司體量無何提刑高良夫未到間提刑李道寧又移知廬州却係王逵兼勾管洎見

朝廷指揮必是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令諸色人等首告卞咸在任事件一面差官根勘且卞咸替罷近及一年以

朝廷體量之故即虛有猜嫌方行摭拾以逞私憾又令前提刑李道寧録狀舉留乃是輕侮

朝廷之甚所有卞咸被人陳告不法之事乞從別路差官照勘其王逵不可令更在本任亦乞與移別處差遣免致斷成大獄枉陷非辜

五彈王逵

臣伏見就差知徐州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按王逵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所爲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江東轉運使恣性狂率愈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蒙霈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行事布在

朝廷無不具知固非曖昧且

陛下軫恤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吏民俾王逵殘害伏望

聖慈特降追寢

詔命且令依舊知州

六彈王逵

臣近者上言以就差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

詔命且令依舊知州未蒙施行按王逵先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科率人戶錢物致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爲國大患近年方息臣僚論奏遂降知池州次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又枉行徒配民吏不少尋

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乃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行捃拾以逞私憾凡追攝干繫五六百人在禁鍜成大獄及別路差官再勘仍推究出王逵罪犯尤多

朝廷亦不曾盡理施行却除河東轉運使自到本任凡所行事愈更率易殊無畏憚爭以舊事發覺被劾祇降知光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蒙

霈澤録用然王逵奸險慘毒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錯出朝省仰給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藉本司公共協濟方能辦集以王逵狠愎

任性必致違例敗事不止一路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狀衆議所不容豈可更令居表率之地移知一郡乃是

朝廷之寛

恩也

請勘闞士良

臣伏見許州通判太常博士張士安奏準
勑赴蔡州制勘駐泊都監闞士良與知陳述古互相奏論兼準
勑連陳述古狀據士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横不理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
闞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者竊緣闞士良陳述
古互論不及事件至多所出榜召到陳首闞士良八十七狀亦合畫時行
道不合却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勘官將所召到陳首士
良八十七狀疾速理勘一就結案兼訪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
縲繫頗久罪非本犯情實可憫且干連人等應係照証各有歸着如該狀
已下之人亦乞令本處一面先次決遣疏放盛暑之際免淹刑禁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臣近以新差知雄州劉兼濟材庸識闇素無廉節當此邊寄中外之議重以爲不可乞選有材畧武臣充替至今未

蒙施行臣伏見

聖慮以河朔事體至重故進任大臣節制一路誠爲長策然沿邊守將未甚得人此不可不精擇也如

祖宗朝用何繼筠李漢超何承矩李允則以禦北險蓋極一時之選是致邊方寧肅

朝廷無北顧之憂蓋委任得人之明效也方今不患乏才但患不能用人耳緣雄州最爲控扼重地尤不當輕授事機必失雖悔何及且戎虜之性詭詐萬狀殊不可測今既無名搆是釁隙固必有爲之謀者可不熟慮而預防之乎伏望

聖慈特令撿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庶免緩急誤事

論李綬冒國親事

臣竊聞舊開磬舖進納授官人李授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爲親將就婚巹

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

勅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覈須的是衣冠之後

非闒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糾彈之

官常加采聽及太常禮院

勅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技術之家聽許爲親其李綬男正擬於

條制茍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嚴

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闒冗之餘軒裳所絕嚮緣進納已濫

寵恩豈可更冒瀆

國姻塵鄙公侯使

天支之秀下偶非類洎紊彝

制虧損

朝美臣請罷其婚媾別求門閥仍乞申命有司今後
國親並須依
勑選定

論閻士良任轉官

臣竊伏見六宅副使閻士良除授崇儀使使罔測緣繇中外疑惑蓋自於明堂覃恩之後臣僚非著灼然功效未嘗有超越遷轉者按士良先任蔡州都監日以不法坐罪黜降不逾數年復陞職任今又不次驟正使名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河朔塘水當無事之時亦可助邊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私爲便頃歲楊懷敏興修不已太爲民患累有臣僚論列遂令依舊自士良繼領是職訪聞復以創置屯田爲名疏決水勢飄浸鄉村沿塞居民尤被其苦況逐州軍自屬長吏等營構豈假更設斯局兼士良到

闕奏事僅及兩月遷延不去必是以此爲功邀求佳秩既得之後何所不至

寖開微倖之路或搆戎虜之隙則爲害不細伏望

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移士良與別路差遣庶免向去別啓釁端

請罷王渙榷貨務

臣伏見監榷貨務王渙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日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敘除班行勾當作坊之時又犯贓罷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狡猾善能交結以恣其爲只如先降條貫勾當榷貨務雖是三司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渙意欲僥求限以其制遂乃作記先授監左藏庫而後論列稱奉內朝班次不便乞改差勾當榷貨務

朝廷不知其累犯贓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姦計是逾狡獪之明驗也且榷貨務之於省司表裏相濟其任至要所繫甚重施設出納最須得人豈使贓罪之人安居是職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旅喧而上訴

國家浸以遺利倘不速以斥罷則其爲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爲王渙前後犯狀彰明衆所共棄乞賜停廢永不別與差遣如此則憸人畏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兼聞馬誥亦累乞解罷伏乞嚴降指揮三司副使選舉清廉使臣兩員共幹其任必能辨集則大計有賴而國用庶幾足矣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

勅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近因上殿親奉
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及吳奎臣亦粗陳本末緣吳奎荷
陛下不次擢用致乜言事不避權倖以是忌嫉者衆非
陛下英明博照無保全之理況唐介輕妄誣罔天聽聖鑒悉以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責豈可見
朝廷事有過舉循默不言而令諫官橫被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便然
公議痛惜之欲望
聖慈且令依舊供職區區之心非謂吳奎所惜
朝廷事體蓋不欲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稍紓矣惟
聖度曲賜
裁察則天下幸甚

論歷代併本朝戶口

臣近者獲登

雲陛親奉

德音諭及本

朝戶口記籍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概不足以上對

清問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口記籍莫得而詳

國史所記惟兩漢最備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二年增一

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

減當時總百四十餘萬耳晉之後南北分列戶無常所少者不盈百萬多

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

十六及乎唐之初年人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

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以前最爲全盛只及九佰六萬九千一佰五十四

自安史搆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以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伯歲纔增至四伯九十五萬五千一伯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躡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戶口各有數十萬

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伯五十三自後取劍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戶口方逾伯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伯四戶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巳增至四伯五十一萬四千二伯五十七

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伯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

陛下御宇以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六伯五萬二千六伯八十九至慶歷二年增至一千七伯六萬七千六伯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伯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乜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稅斂寬力役救流饉三者不失然後紛有

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戎調之苦此乃
陛下日愼一日以致其成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宜令衛前請限二年一替

臣竊見河北沿邊諸州軍只管一兩縣處其得替押録里正人數至少供應衙前不足遂於近下散戶內宜差未充衙前客司執役應副重難差送並無年限替期且自來條貫應得替押録里正統衙前三年及二年滿日並放歸農蓋先歷優輕令免重難一次所有重差衙前又不曾經歷優輕却令長入不與番替直候家產蕩盡方得逐使君比押録里正先優輕又有歸農年限則苦樂甚不均濟欲乞將應河北諸州軍直差衙前客司並與二年一替其情願承充者亦聽從便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臣竊聞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踴貴淮南西路蘄黄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殞霜損害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人兼又官中配糴民間之蓄盡輸入官糴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死米價斗一伯文緡江淮稔時糶米賤而民有饑者況又遇凶年亦何幸歲為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盜賊克斥聚集成羣大者近伯人小者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擄官司不能禁自光壽以南距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遞相蒙蔽不以 上聞使

朝廷無由知之況今秋苗稼既槁則望在來夏而凋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及來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于凶年荐年凶則民饑饑則盜起盜起則奸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伏望

聖慈申命執政大臣應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災傷甚處選差臣僚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賑貸之夫救災恤患國之常也若忽而不

顧寢成大患得不爲

朝廷深憂乎

再請差京東安撫

臣以京東盜賊充斥曹兗等長吏别乞選差有方畧臣僚及遣臺官一員往彼體量安撫監諸州縣捕捉免成後患未嘗

指揮緣京東素是出强賊處不可不卽時誅滅若令結成羣黨藏山林則爲害不細况虎負嵎山累年震動去春兗鄆又地震兼春前歲星孛于虗危之次亦是齊分此皆變異之大者固不虗發不可忽天戒而不大爲之防也且前朝并

本朝天下凡有災傷盜賊卽遣黜陟使或採訪安撫等使循行郡國今之議者必謂虗有煩費若其得人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之便宜從事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盡職乞與别路對換有才畧者不然則敗事雖悔何及伏望

聖慈特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近差曹兗等長吏并差臺官安撫事早

賜施行

請罷天下料率

臣伏見自西賊以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徇顏色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係當務為急安之在精選郡守縣令及漸絶無名之率爾乃橫斂不足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饉以速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為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入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常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乞重行

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請免陳州添折現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爲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養蚕只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擘畫不放省稅外只乞與免支移折變巳奉

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聞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納現錢却將大小麥每斗折現錢壹伯文脚錢二十文諸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伯四十文況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災傷年分二倍誅剝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每將客戶等蚕塩一斤一例折作現錢一百文又將此一百文紐做小麥二斗五升每斗亦令納現錢一百四十文計每斤土塩却納三百五十文況一郡五縣數十萬非常暴歛小民重困實屬難堪欲乞特

降

指揮令本州疾速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数令民取便送納現錢或

納本色庶使京輔近地不濟人戶稍獲蘇息兼慮本路應係災傷州軍或

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乞特行勘會速賜　指揮若稍稽延恐無所及

請救濟江淮饑民

臣聞天以五星爲府人以九穀爲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于人上下相應故天變于其上則人亂于其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修省于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賚而恤其困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福壽而國享安寧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爲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

朝廷昨遣使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糴以充其稅由是民間所出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卒無可糴父子皇皇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洫少壯者聚爲盜賊不幸奸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卒安之哉且

國家之患未有不由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應江淮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糴及諸般科率一切止絕而敢故犯並

坐違

制庶几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数若不敷元額即俟向去豐熟補塡

仍令州縣官吏多方壁畫救濟饑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

如不用心救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降黜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浙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灾傷即日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救濟必致流亡强壯者起爲盜賊老弱者轉死溝洫因此生事爲患不細緣逐州除運粮常平倉外别無大段斛斗准備竊知王琪見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未敢專輙支用若一一取候朝廷懿旨往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指揮下逐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原係灾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闕食即令晝處將義倉米速行賑濟貧民如允臣所奏即乞早賜施行

論江西和買絹

臣竊聞江南西路今年和買絹價轉運司並以米鹽充折并轄下州軍和糴斛斗多是抑配人戶緣本路亦係災傷地分民食甚艱若重有騷擾民必流亡伏覩慶歷七年南郊赦文內江西一路多以米鹽充折絹價虧損下民仰轉運司今後須管支現錢和買今本路轉運司顯是故違制旨轉輒施行且命令者人主之柄而治亂係焉凡

朝廷降一命令所以示信于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顧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則

朝廷綱紀亦緣此寖隳矣欲望聖

慈特賜勘問施行所有斛斗並令依舊例和糴不得抑配人戶

論放欠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係保人名下催納無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并干係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議

陛下優恤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赦文凡所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徃徃縻格不即遵行臣竊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史殿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盡

先帝以恩詔每省通責有司必究問本家或縲繫追廹盡爲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

先帝憂民軫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

陛下特降

指揮委三司將應係諸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累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詳

酌除放如此則

恩出於上弊絕于下矣

請將邢洺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臣竊見河北漳河淤地名爲沃壤而廣平監於邢洺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非漳河左右良田每牧馬一匹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衞州淇水監每馬一匹止占地三十一畝其廣平監剩占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兩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伯餘頃征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爲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作父祖邱塋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約供粟八萬七千五百餘石小麥三萬一千二百餘石稈草五十五萬六千餘束絹八百餘匹昨准羣牧司令逐州作二年盡起遣佃戶却收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經鼓司進狀及三司亦曾論列不報訪聞廣平雖再分爲兩監馬只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得此地枉有廢爲閒田縱添得二三千匹況元占牧馬一匹之地比淇水監可就牧三匹亦未爲闕事緣河北西路惟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一東路

又值横隴商湖決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田六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高柳及澤鹵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濟欲乞且令人戸依舊耕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藪馬公私大利無甚於此伏望

聖慈體念河北人戸累值灾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無益太化又況與

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實爲穩便伏望出自

宸斷特降

指揮

再請

臣近爲廣平監馬草地乞令人戸依舊佃種至今未降

綸音竊緣廣平監元係兩監于邢洺趙三州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已因停廢一監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令百姓出租課請佃年歳深遠耕爲熟田及作墳祖邱塋其佃戸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戸每年共約出粟八萬七千餘石小麥二萬一千餘石稈草三十五萬餘束絹八百餘匹昨準羣牧司令逐州作二年起遣佃戸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戸全不肯起移累曾進狀不行況兩監馬只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此地枉有廢爲閑田縱添得馬二三千匹若比淇水監一匹之地可就牧三匹甚不闕事臣前進劄子見下羣牧司相度必是妄説事端故要占留欲乞特出

宸斷令人戸依舊耕佃輸納兼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𩋾馬公私實爲大利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臣眎任高陽闕日以部下十一州軍諸般欠負並係明堂赦前合該除放緣逐軍州從前失於舉行臣尋具欠折因依保明申奏乞與除放業已三司送本路轉運司再令勘會至今未盡結絕況前件欠負委是逃亡人戶其間或有存者又無家業抵當即不是侵欺盜用今又該南郊大赦欲望

朝廷特降

綸音檢會臣前狀盡與除放

請免沿邊人戸折變

臣伏見河北沿邊人戸逐縣戸口至少雖有田土以廹近塘濼年槩被淹潦秋夏未常収熟極邊之地民力重困不可不優與寛恤本路轉運司依自來體例二税一切折變支移輸納不逺流亡者甚衆欲乞特降指揮委轉運司勘會應沿邊州軍見係塘泊接連之處人戸二税今後只令納本色更不得一例折變支移使知

朝廷惠養之意則緩急可用

接送北使三番

臣近聞

聖慈以接送契丹國人使往來更不差三番只令近

上使臣管押金帛沿路充用前委逐州縣長吏通判及令佐職以下一切應

副中外聞之莫不欣忭以爲數十年之弊而

陛下一旦罷去使河北生靈有來蘇之望今聞復置臣未測緣由徒用驚駭且

三番爲河北之患積有歲年月日誅求騷擾公私不勝其害臣頃年曾差

充送伴使人且知蠹民殘物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北連綿灾傷流亡未復

若不省徭役罷配率以寬養凋瘵是棄河朔也況

陛下矜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

詔爲至當今乃無故復置竊以爲

陛下痛惜之復乞特留

聖意且以今降

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論修商湖口

臣伏覩近

降勑命商湖口只候來年秋修塞合要物料令三司檢會天禧年修河體例敷配所貴衆力易集以先奉

聖旨與兩制已上定奪修閉利害以商湖經久須合修塞方免河北水患今准來秋修塞必是河水令歸故道緣前來屢經差官相度工役五十餘萬二三年間恐未了畢若河水滙注未得通快則商湖固難預防之潰溢之害立可待也況頃歲之決泜以故道横隴壅閼水勢不快遂致潰溢今不先議開理水道使之後流便欲修塞商湖不惟必有後患乃是重起八年科率之弊虛困六路凋殘之民耳欲乞

朝廷且據計度故道工役先令差撥兵夫漸次開理或一二年內功可必就即委三司預行計置物料若是全出民間事必難及盖諸路久經災傷雖

京西河北陝西近歲稍稔然富者竭於率斂貧者巳見流離倘不卹念遠

與大役臣恐
朝廷之憂不獨在商湖矣伏望
聖慈特出
宸斷以河朔久罹水患頒議疏塞即乞且輒那內藏庫現錢百萬貫令三司專
功收管積薪聚糧預爲具備其餘即令中等已上人戶敷配候開淘舊道
水有所歸則商湖之塞一舉可成矣所貴民力稍寬功用無乏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糴糧草

臣前年夏月因送伴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現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尋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帛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
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現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
宸斷權於內帑支借現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處乘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
聖慮而位踈言賤未賜開納臣今蒙
恩改授陝西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湧貴且
朝廷所以納元昊誠欵許之自新者蓋欲少紓民力耳今邊事雖粗寧息而屯兵防守調度寖廣錢貨積弊倉廩殆空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況財用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勿擾之安之之道惟在不橫賦不

暴役若誅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伏望

陛下少留

聖意大綏吾民以安天下應一二路用度不足且以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

心苟安則醜虜奚慮哉

領陝西漕日上殿

臣昨任京東轉運使日竊見轄下州軍諸色人等係積年欠負官物錢帛斛斗等共納約二萬貫其干係人數不少並是主持倉庫以年歲深遠因循消折即無欺蔽或本身死亡或家產蕩盡見今均在干連及保人處理納皆是不濟人戸看詳先降條貫合該除放臣在本任日累次保明申奏終未奉

指揮省司凡下文牒催理州縣逐次承禀舉行終無毫忽錢物納官但虛成騷擾重困疲民於

國未有小益於民乃為大害官中縱不除放人戸亦無可送納欲望

聖慈令檢詳前狀特降

綸音應破蕩之家稍獲存濟兼天下諸般欠負官物內有別無欺弊合行除放見行催理者不少亦乞下諸路轉運司勘會保明如依應得先降條貫並放與免

乞開落登州冶戸姓名

臣竊見登州鐵冶戸姜魯等十八戸原陳狀爲家貧無力起冶遞年只將田産貨賣抱空買鉄納官乞依條例開落姓名臣在本路日累次保明申奏乞與除免又准省牒勘會逐官徃彼相度兼臣親自巡歷到登州仔細體量得姜魯等逐家委是貧乏積年不曾起冶再具保明申奏今至未見

指揮臣因訪聞得舊來州郡最出鉄貨緑人戸先乞起冶之後或家産銷折無鉄與作官中並不認孤貧一面監勒送納元額鉄數以致破蕩資業沿及乎子孫不能免者此乜皆是雖遺利甚厚而富民懼爲後患莫肯興創所以鉄貨日削經久不與欲乞今後冶戸或有委實家産銷折無力造作者並仰差官仔細勘會如無奬倖即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訖申省若州縣故縱及人戸妄有規避即許人告首官吏重行

朝典告人賞錢一百貫文仍令州縣常切多方招召諸色人起冶不得徃滯

遂難如是以戸樂爲鉄貨增美寛民利國無甚於此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鉄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戶內二百餘戶厚有物力此現充里正人戶並各高强只以冶戶爲名經今五十餘年彰占州縣諸般差役其冶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供給冶務諸般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别無所費況官中所得錢貨只及十餘萬斤仍官支買炭并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戶以冶務全占却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戶差役頻併供應不前若將上件鉄數據等第均在一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鉄歲不過十斤至二三十斤況本處見賣每斤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鉄約費三五百文雖自來官禁烹鍊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鍊必然鉄價轉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只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

清幹官員在彼相度施行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并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稅賦只委戸長催納三司已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得准備衙前其秋夏二稅並是戸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為甚每縣或無上等只以中等戸充家産少有及百貫者須充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比七者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正如衙前有闕即委令佐於一縣諸鄉第一等中選差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經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縁里正係正月内差若伺候諸路轉運司相度必恐遲延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俾速施行

論瀛洲公用

臣昨奉

勑就移此任緣本路久經災傷流亡未復臣蒞事以應兵民邊防凡干利害敢不悉心措置然爾路當衝要使介相望迎勞供費之弊因循浸久臣方欲裁損一二而議者亦已云云孤危之跡不遑啟處勘會本州公使錢每年二千貫凡百用度盡出其數看詳舊例紛委無算今若據搞設軍員並依舊外其諸般用度頓行減罷則衆論未以爲允或且仍舊則支費至廣未知所濟臣遂將前任自皇祐元年八月至皇祐四年八月終三週年計算約費用過錢三萬三千貫文是每歲約用錢一萬一千貫文竊緣路州軍公使錢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貫文外其餘瀛洲莫州恩州例皆每年二千貫文況瀛洲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事體用度與恩莫州不同畧增數倍百端圖畫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尚使錢近六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近降

指揮廣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況又河朔連歲不稔水潦未已民力重
困豈忍過誅削以遭不慮之謗哉欲乞
朝廷以恩莫𦵏州
公使錢參校特
賜詳酌或委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躬親取索合破錢數并前後體例別立
酌中定制俾經久遵行庶以無狀猥
可擢用公家之事不敢顧避然餽厨傳稱過客上下承習爲日持久所積未
及毫末議者已駭聞聽竊慮愛憎之口妄肆評衡外跡難立中直易搖臣
固不以毀譽之私變初終之節伏望
陛下俯矜愚拙曲
賜保全或謗毀之緣生緊
聖神之明辯旹殫勤瘁上答

隆恩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請不修上淸宮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淸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災天火曰災漢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爲災異皆以
朝廷政令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俊分列官人有序則火得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熖妄起爲火不炎上今上淸宮乃
祖宗修建以崇無爲之德而火燔之者豈焚繕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
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誡於
陛下乎故宜精勵治道謹修人事以荅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
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辯虛實咸懷危懼況天下之事多端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邊鄙未寧豈可先不急之務重無名之費哉且宮觀之興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

先聖真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觀殿宇先貴有以奉安願
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安之安之之理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
紜頗甚惑衆欲乞特降
詔諭以安衆心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臣竊權度支判官日竊見蔡河每年上供斛斗係定額六十萬石現管三十五綱自去年以來綱運絶少慶曆五年内只運到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比祖額計虧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緣本河所管綱船至多秋冬行運不絶盡是催綱使臣等不切用心往來推趁到此虧欠爲數不少兼訪聞諸處斗門例皆破敗並不修補其斗門放水自有時候多是官員客旅計會不依時候開放綱船時到卽無水可行欲乞下三司飭令逐縣逐管斗門限近日須管疾運牢固添修不得走透水勢仍令催綱使臣與所轄官員常切提舉如依前曲狥顏情及信縱公人受倖不依時候開放致有羈延住滯並依嚴斷所有綱運或仍前拖延不及元額其催綱使臣並乞重行責罰

言陝西鹽法

臣奉勅往陝西與轉運使並范祥面議塩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塩法自慶歷二年因范宗傑擘畫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中及逐縣衙前等因運塩麻往諸縣官置塲出賣以致兵士逃亡而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七皆是所不忍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值一貫者即管認納塩兩稅雖家業已竭而塩数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敝有司執議終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軍見其爲患之甚因乞依范祥擘畫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現錢收糴官糧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榷貨務大支官錢兼寬得諸般差役勞擾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沿其議入課利稍虧於前而橫有沮議已復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爲害浸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若

復舊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未免隨更張
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
之必復其舊又免民日困則久不勝其所利是先有小損而終成大利也
臣
國家富有天下以卹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而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
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効輕信橫議不惟命令數有改易無
信於天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
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
其往來之勞妄有議說實亦為
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之大患臣欲乞候到陝西相
度而沿邊近裏州軍糧儲有備錢可以挪容得行新法公利未致大害其
間或有未便之事即以逐司將通商舊法以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量擘

且令通行如沿邊備粮闕乏爲大不便其晝一事伏乞

朝廷詳酌施行

再論

臣近奉

勑差往陝西相度鹽法自入陝西界沿路訪聞民間恐

朝廷改法頗甚憂畏盡以前來禁榷之利差役人力搬運鹽席不堪其苦臣

諭以朝辭日面奉

德音所議鹽法只要便人況

聖上邺念關中生靈必不恐重困民力羣情無不感悅臣今與本路轉運及制置解鹽司同議且乞依新法施行兼爲客人疑惑未肯入中已牒逐司告示說其有未便事件雖有减損即不虧官委是公私利便臣竊見天下歲入錢帛萬數不少而近年財用窘乏何也蓋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歲入糧草支榷貨務現錢銀絹香茶納數千萬貫是所入有限而所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乎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爲先若不銳意而

運之臣恐日削月朘爲害不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固謂致
朝廷倉乏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芻粟何患不實哉
只如陝西自有觧塩之利若盡付與令計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減榷貨
務每歲現錢銀絹子五千七百萬貫其河北東雖無解鹽然出產絲蠶米
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連値災傷朝省權且一切應副若將
來豐稔逐路稍減冗官冗兵或移那兵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擘畫
計置糧草漸減入中現錢以寬縣官經費不踰三五年則東南財用盡聚
京師芻廩必有豐盈之望若乃輕信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少利忽經
久之大計竊恐難以善其後也望
陛下留神省察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士兵

臣聞京西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衆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畿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爲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繇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壞祖宗之制不獨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精兵悉出於外扈衞驍銳爲之一空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念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歲常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釋之沿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發列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他路樸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閱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

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如何抱眞之制約而行之不以戶下日足日不足悉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數而籍之不及數者卽捨之取其中稍當實者令差出穀錢銀貨以給籍丁之貧如此得兵可倍往歲亦可以少抑兼并而貧悴之戶有所仰矣一則供饋不費二則羣情樂爲其處置訓練之法卽有

祖宗之舊 焉河朔民兵既壯而禁軍留實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北虜詭詐萬狀聲言西討修築城柵打點軍馬乘此之際沿邊亦宜密令繕完而議者但恃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已稍不如意何釁而發曷以禦之此亦必然之兆得無熟思乎況邊上主將未甚得人且將者是

國家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匕將來之道不當限以名位但辨其可否苟得實材擢而用之專以委任之必有成功若不速爲之且緩急旋圖則無所及矣伏望

陛下少留
聖意特
賜省察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臣聞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爲經度以給用度或歲內歉或寇至益兵則暴征暴取何所不致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地無以固守則蓄兵積粟嘗患不足只如頃年虜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爲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抑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郡今當無事之時尚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視其弊而不務救之策哉欲望

聖慈特出

宸斷

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各留守外其屯駐諸軍或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況逐處地利富饒糧儲

易致士卒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發起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
耶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
廩食虗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不可闕在養之教之得其
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自有餘力矣議者若以不可全減節
有徃年義勇强壯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禀性勁悍生習邊
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校之南兵絕爲精鋭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
情樂爲其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爲兵食粗足虜奸方歛暫圖目前
以爲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並以殫竭一旦用兵罪加
重歛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
若不表裏協心鋭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惟
聖慮裁擇不勝懇廹之至

再請

臣近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州軍蓄兵愈多積粟嘗少乞令防守外其屯駐就糧兵士等或令歸營及分屯於河南曹鄆等諸州遇有警急即時起發必無後期之患若謂邊兵不可全減即乞將義勇鄉兵以代其數臣伏見

慶歷年中

朝廷於本路先鈐點到鄉兵內揀選得少壯約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個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逐縣令佐分爲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放免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所以紓患豫備之長策也雖議者謂欲省資糧以爲省費之一端然以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餘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支粮斛二十二萬餘石鹽七十餘萬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十八萬人比之屯駐就糧

兵士一月之費可充兵鄉一歲之用計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則利害灼然甚明欲望

聖慈檢會臣前所進劄子早

賜裁處

諭宣毅軍

臣竊見近年天下添置宣毅軍以爲郡縣之備誠不可闕也然初議招募之時粮餉稍厚故民無狀積惡之輩悉投名籍中官吏又急數是以邀旌賞豈暇一一選擇今來所在屯聚乃大爲州郡之害驕悍狂悖結成羣黨與効尤相煽動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內無事此輩尚敢如此若急驅之禦寇焉肯用命不爲禍首幸矣況前後作過傷害官員不少若不早爲處置必恐浸成大患其逐宣毅軍士欲乞分擘諸州互換屯駐所貴散其凶黨免貽後悔特

降宣命嚴令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進張田邊說狀賜張田勑書附

右臣以懦庸之質荷邊帥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隕越罔知所措伏自北虜請和以來邊境無事垂五十載守禦之備因循寖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輩復多驕惰若不精加擢擇一旦緩急用人以庸謬之將總驕惰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況虜廷日有事宜奸詐萬狀不可謂要盟甚固萬無負德徃年之事亦可明也孫子曰無恃不其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若沿邊長吏兵官悉得有材之士委而用之上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臣昨待罪諫署未嘗今不論列及此今

叨邊寄敢循默而不傾愚慮圖所以爲報哉近日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安軍張田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伏望

陛下萬幾之下少

賜觀覽則沿邊利害燦然可見仍乞

勅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銳意而預圖之實天下之幸甚

勑書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

勑張田省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瀛州包拯奏竊見汝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輙敢繕寫進呈乞宣諭兩府參議可否事汝學術精深志慮宏遠能窮邊瑣善啓忠規文成七篇說通三訓雖杜牧之之註孫子臧嘉猷之集釋乎七書會通韜畧不是過也覽觀之際良深嘉嘆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論邊將

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

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之業歿繼以給事張齊賢守之愼重用人如此自後

邊鄙無事然亦用武中有材畧者今

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北虜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寇自古常惡其連盟恊勢以爲中國之患以今觀之釁端已兆廟堂之

上所宜窺之未盟而爲

國家銳意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畧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辭氣之懷奇舉動之方正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

河朔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
欲乞早令召還别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
賜移易若不預爲之備具緩急廹而圖之則無及矣惟
陛下特留
聖意則天下幸甚

再論

臣近到本任訪聞契丹自賀乾元節人使回後即日頗增幽涿鄚州兵官及不輒移易軍馬覩其奸計殊未可測況沿途城寨如雄覇保等州安肅廣信順安等軍最要切之地與北虜接境路徑平坦絕無險隘控扼之所全賴守將得人以爲備禦緣逐處知州并兵官向未經授未甚選擢若非綺紈少年即是罷軍老校但持張皇引惹之說以爲身計其他訓練備禦之法有名無實此最河朔之大患也即今邊任守將當無事之時俾莅二郡或無敗闕若猝然用之禦寇必臨事而敗矣敢特望賜

指揮令於武臣中不以職位高下但素有武藝才畧可爲將領者精選三數人若先有徽纆亦棄瑕録用得守沿邊要郡訓練兵甲大爲之具纔上下屬其節制緩急用之則自有餘力而後患可弭矣伏望

聖慈早賜裁處施行

諸選雄州官吏

臣昨送伴虜使到白溝驛瀛雄莫三州並無控扼之處其雄州尤爲重地今高陽關一路全藉水塘爲固然雄州據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徑平坦絕無蔽障之所其間居民又係兩地供輸以致本州衙校及諸色公人等多是此中人戶充役凡欲商量處置事宜必被窺伺往往先事泄漏竊恐浸成災患若知州通判駐泊都監等各得其人則責以撫馭守邊之法凡事遞詳關防必無他虞萬一輕授即不免爲

朝廷之憂緣塘州軍可爲邊境之固者乃北倚雄州爲重耳雖城壁堅峻而兩界人戶悉處其中深可爲慮也欲乞特

降指揮今後應雄州通判駐泊都監等並令特選慎重有才畧及武藝之人庶免敗事兼高陽關主兵帥臣亦乞早

賜差選

論契丹事宜

臣伏見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求今
朝廷重遣使命以答其意蓋羈縻不絕之誼也且北虜自先朝請盟之後邊
鄙無事垂四十年近因昊賊背叛以來邀乞無厭情僞可見臣訪聞虜中
官吏薄於俸給人民窘於衣食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外南萌牧之心
所未欲者特其王耳且亦非甲兵川庋之未足種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
有餘也所以然者以
國家歲入數十萬計往返聘問之禮未之或闕無釁而動加兵不欲由在於
彼耳非有服仁義崇德讓之道也其貪而又好利忍而好殺強則驕傲弱
則卑順率戎狄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禽獸畜之來則距而御之去則
備而守之此制夷狄之嘗道然無代不爲中國之患議者或謂四夷乃支
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寍則心腹安得無患願

陛下深鑒於此甚無忽焉又慮
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虜中無事以安
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貿意竊恐有慮於
陛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既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爲請乃其詭計耳但不如意則欲以爲辭況今夏地震于并代之境蓋陰盛之象且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又震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哉彼必有潛謀搆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皆售進市恩結援固寵不講方畧不訓士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備未完邊廩未實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別郡數十與虜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無善將領營無勝兵卒有來如疾電去如脫兎緩急之際曷以禦之臣毎念至此寒生毛骨況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兆雖命兩府重臣往

逐路宣撫措置更望

陛下頻召執政大臣與總兵將帥乞丁寧

訓諭俾圖議謀策選求將帥精練卒伍廣爲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貽

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無所云補惟

陛下裁擇

再論契丹

臣聞夷狄爲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擬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備而不爲後患者

國家自契丹請命逾四十年沿邊卒驕將惰粮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趨過目前但持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得不熟慮乎臣昨奉

命出境虜中情僞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輙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至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路絕平坦此漢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河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

加滋蔓窺伺邊隙寖成大害銀方成等亦緣此而致萬不可忽也況邊上

將相尤在得人昔

太祖經營四方選勇貫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繼筠滄景李漢超關南以偹北虜郭進邢州以禦太原姚令武慶州董遵誨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錫賚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効今則不然莅事未幾即欲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徵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

三論契丹

臣等昨於正月初五日離北朝四日夜至旦館伴并生辰館伴與生辰國信使張堯佐副使張希一及臣等共十人同坐欲排夜筵方喫茶了其生辰館伴副使張宥等先言云請暫約退左右有事要說左右既退張宥等言云雄州開東南便門多納燕京左右奸細人等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甚不穩便請說與雄州臣等與張堯佐等即時以理對答且以相次張堯佐等依例先退臣等飲酒易食而罷至來日到中路未坐御筵之前先令人自館伴欲要咨聞相次館伴召臣等於廳上六人同坐臣等說與館伴云昨多示論雄州事未知仔細不復款答及至飲罷之後召上節中會有雄州指揮者方仔細詢問開便門事其人言雄州不曾開門凡有門戶並是舊來開置臣等尋語館伴云此事的不足憑設使雄州誘納奸細自有正門出入何必創開一門若即是郡中創一門戶出入

此亦州郡常事何闗兩朝之事若或北朝燕京及涿州等處開門
本朝亦可言議兼
本朝每戒沿邊不令生事非不丁寧邊郡臣豈敢容易只如北邊臣僚近年
侵入南界剏立城砦必是北朝不知知之必不容許況兩
朝載言誓書若欲歡好無窮莫若遵守盟約各保疆界其館伴見臣等如此
言說但言極是頗有愧色及臣等到雄州仔細詢闗門去處並是李允則
已前曾開後來别無剏置臣等合具奏
聞欲乞密誡雄州凡有體探事宜更加愼重免致漏洩

論旲賊事宜

臣竊聞余靖近進北虜回書其意未順今楊守素朝辭將發未審

朝廷如何處置今若納元旲之誠欵仍

賜誓書竊恐北虜因之得以爲詞於理未便緣北虜結好四十年矣事無纖

鉅莫不狥從一旦驟違其意非計之得也況事體至大若不出於成算豈

可容易擬議哉設欲恃北虜之舊好納西戎之誠欵縱無後患亦防他變

得此失彼恐未爲福萬一虜情忿戾乘釁而動則曲在我矣歡盟一失追

悔何及此乃係

國家安危之機可不慎乎兼知元旲先所來請或未盡從且可再令商量稍

緩其事數月之內虜中事機盡見然後圖之惟

陛下特

賜省察

論楊守素

臣伏見西賊再遣楊守素詣

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欵此亦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審虛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自用鹽以來沿邊行嚴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耳今若許以歲進數萬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徒浸奪觧鹽課利益慮浸成大患關防或未能制若稍行捉捕則棄前恩結後仇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東關支用或許客人興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乘轉成騷擾固

朝廷所宜慎此舉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帛繒茶貨數量與增加亦可弭無厭之求兼此劇賊猖狂難保沿邊寨柵脩禦之具亦不可少懈緩臣跡外之職數不預議但採於物論知所以然輒罄公言少禆萬一

論保寧州

臣伏見保州城內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
朝廷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況據要害境接敵界兼訪
聞虜中見屯兵界上以防禦爲名其安肅軍安信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鎭
守控扼以備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神速今若用兵進討則城堅難
拔降
勅招諭又人心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
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欲望
聖慈以內臣選擇素有材辯可任者齎令賫齎
詔往彼縋入城中以
詔旨一二親自宣諭俾逆黨知
朝廷並貸前罪普與昭洗之意縱逆黨迷惑未即信從其間絓誤脅從之人

以使

命在彼必有他變或翻然改圖昔唐德宗朝李懷光據河水叛累命將相攻
城不下乃以給事中孔巢父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下牛俊斬懷
光以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
詔勅於城外招安緣此輩自知惡逆罪不容誅亦未審
朝廷確推誠信寛貸之
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偷生苟延歲月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
不訓習攻城之具亦旋創造不惟進攻之後中生聚枉遭塗炭兼恐兵士
等所傷必甚萬一別有他虞事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愽採外議
若令親信内臣賚
詔入城諭以赦宥許其自新必有可濟于理亦便

乞河北添糴糧草

臣累曾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廣爲積聚以防後患而位言疏淺未
賜開納臣昧奉
命出疆詢訪虜中情僞亦甚詳悉盍彼處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族帳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盖利
國家歲入數十萬不欲無釁而動耳然點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無之觀乃所其爲其志不小而議者乃欲少安
聖意謂彼若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一負德竊恐有悞於
陛下也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況河北河東京東地震尤甚沿邊大水並陰氣極盛之象兼又五星累失

纏次此皆灾異之大者且天下之示變蓋不虛發所以警悟於
陛下勤勤如是固不可推咎四夷以忽天戒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爲備禦之具今雖遣臣僚往三路便糴緣逐歲少得現錢恐難集事欲特出
宸斷請於内帑支現錢或絹百餘萬匹逐路乘此之便相兼收糴俾倉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
聖慮然後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與總兵戎帥丁寧訓諭俾謀議畫策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警備之況當此可爲之際若不鋭意速圖但務因循憚於更張措置恐非
宗社之福必貽
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願
陛下留神省察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爲患最甚冗兵耗于上公用蠹於下内則致帑廩空竭外則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于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委逐處安撫轉運使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況北虜請和四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餘萬是欲寬

國用而紓民力耳今邊鄙不聳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河北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現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二三年之備雖

朝廷竭力應副亦所不逮日甚一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元以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昊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窘絕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急何以取濟且夷狄者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

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救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有
泰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爲哉欲望
聖慈宣諭两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駐
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粮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等諸州率三年一代遇
有邊事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耶其諸州公用錢除沿
邊及人使路外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
國用民力漸可完復惟
陛下矜念元元斷在必行若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
能自已伏乞
陛下留神省察

請擇探候人

臣竊見沿邊州探候事宜于體最急舊日何承矩李允則識虜之情偽大小必得其實後來葛懷敏亦能使人自王德基王仁勗後惟務邀功冒名所遣既不得慎密之人且從而聲張之是致契丹累次全家捉漢人去界上多添巡邏驗認于今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場及涿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偽之事便為事宜且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帛不少自來只備支賜與探事人近年甚有侵借過處兼沿邊守將類不得人但圖進取殊不以此為意正恐一旦賊及境而不知也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事等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帛多少自來每好甚事支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舊日曾經探事人使用新差少年不諳事者並令廢罷及今探首領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哀樂如何諸國臣與不臣并

訓練點集兵馬造作奸謀年歲豐凶轉移粮草凡干大事即許申報其餘
打閧移帳放赦修城細碎彝常衆人所見虛僞傳聞之事並不可納徒廢
金帛無益於事伏望
聖慈特降
指揮仍嚴約束不得漏泄所貴逐處官吏用心緩急免致悞事

論蠻賊事

臣竊見廣南東路鈐轄司奏據連州申勘到行者孫之道稱蠻賊等三千餘人商量入連州打刼勘會彼中兵甲數少已差奉職周僊辦帶甲兵二百人前去防把者緣廣南英韶連賀四州並與湖南柳衡道永等州相接自蠻賊騷動以來彼處稍有備擬鹵畧無得賊計必謂嶺南無備有侵軼之意兼聞八月九日蠻賊五百餘人打刼連州桂陽縣兩村人戶財物午焉不少今來賊勢轉甚所差兵級數少必難支吾況廣南州郡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加之兵力縣薄無堪用者若不速議措置使此賊得便乘虛深入曷以禦之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下本路轉運鈐轄司令於逐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添置寨柵屯兵防守以警備之不然恐爲患轉貽

朝廷之深憂也

再論蠻賊

臣竊聞廣南東路鈐轄司奏蠻賊三千餘人入連州界打刼殺害人命使臣等併轉運司奏乞差禁軍及選有將畧武藝使臣前來防把捉殺者臣先曾上言以連賀英韶等州最與荆湖南路接界竊慮蠻賊以嶺南無備乘虛深入緣彼中州縣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兵力綿薄山路險阻緩急不緩逮乞於逐處要害可控扼之所相度創置砦柵屯兵把守今蠻賊累次打刼其勢稍甚若不令速剪滅爲患不小候

朝廷差撥禁軍恐無所濟緣北人乍至不諳風土多染瘴疫之疾竊見唐時或嶺南叛擾並自江西起兵進討況虔吉等州疆境相接民俗頗同若選差使臣徃彼抽發兵士或召募就近應副實屬至便地里不遠人必可用

欲望速

降指揮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臣竊見河北闕糧州軍例皆泊軍馬不少雖

朝廷多方計置糧儲應副緣支多收少夏秋二稅又無望若不別作擘畫必

恐向去大段闕食且河北天下之根本士卒絕糧勢必生變伏望

聖慈詳審事機且將闕糧州軍士客兵士各隨近便去處量與移屯河東或近

南有備州軍就糧供贍緩急應用不必悞事候將來計置稍備漸令復舊

但慮議者以防邊兵士不可輕動河北虜方守盟約雖有西討之名歲月

之間未必有釁若軍無餱糧萬一腹心自相擾亂爲患益甚

國家之憂在此不在彼必然事不可不深慮也

請放懷衛糴米修御河搬運

臣竊見御河上自懷衛通利軍下至沿邊州軍順流搬運斛斗無便於此即日綱船大小只及三四百隻兼多是損壞者北京雖有造船場緣年以來官司下切點檢兵士物料等並是將別處支用近日方鳩工匠打造又難得材植欲乞特

降指揮下河北都轉運司差知次第幹事官員於鎮府界西山採斫木植作栰前來令本司更於諸處盡底刻刷工匠差官轉監併守造船及添修損壞者旋支往本河輦運況懷衛州素號沃壤斛斗置賦可以計數應副沿邊州軍只患無船若得船二三千隻舳艫往來首尾不絕即邊陲無匱乏之之虞兼免價貴入便枉費官錢

請河北及時計斛斗

臣竊見河北今夏二麥大熟近

朝廷支發現錢及本路應係諸般封樁錢等並令收糴共及一百萬石逐路糧食雖年支亦須接續計置兼沿邊便糴以三說新法全未有客人中已且事由聞奏乞令沿邊且用現錢文鈔入中一二年至今未

降指揮今秋田苗甚好將來必是豐稔若不預爲擘畫必臨時措置不及況積蓄軍儲無便於此時不可失也訪聞邊鄙亦欲得銀絹等博糴或

朝廷以三說新行不欲改法即望

聖慈特許于內庫支借銀絹一百萬匹两令轉運司分配與沿邊州軍見依時價例收糴諸色斛斗不惟邊儲有備兼貴價入中便大支却在京錢物等事體之便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常謂大司農耿壽曰於金城湟中糴谷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壽曰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一失此策羌故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勢然矣若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粮未備屯兵少處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次添屯兵馬不支數月緩急如何取濟雖

朝廷財用窘廹力所未及然河朔根本之地自黠虜講好覬覦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信其虛聲怠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粮草處置邊事且循舊制不務施爲臣恐日復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不可熟慮乎欲望

聖慈特
降指揮令三司應河朔沿邊州軍且令依舊入中若以倍費官錢即乞支撥
現錢百萬貫趂今夏二麥豐熟之際於近便處及時放糴却自御河輦運
往沿邊州軍以實儲廩比之貴價入中其利甚厚仍乞速
賜施行

請外任

臣以極陋至庸之質過叨

甄擢猥忝近侍仍預諫職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

陛下以英睿之姿兼夷曠之度詢求讜議容納愚直此誠臣百千載之一遇也

然以位疎言淺罕或施行上則負

陛下求治之心下則忤執政用才之意且忠良介持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

苛慕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無以逃責久玆忝冐寢不遑寍伏望

陛下憫以無他矜乎出納寬其罪戾

賜以保全俾領於單麾庶少圖於薄効臣欲乞江淛一次知州任使不勝懇

摯激切之至

再請

臣近者上殿曾具劄子進呈乞江淛一次知州任使至今未奉

指揮進退悚懼啟處不寧竊念臣職賤材任優責重於

國家之大事無可濟於

朝廷之庶務不能同獻替既無所聞論議又不足信冒榮滋久洪顏不遑退

揣主庸願全素守伏望

陛下曲回

聖造俯諒愚衷特與保全俾從外任晝圖報効庶殫涓糜臣無任祈

恩竢

命激切屏營之至

三請

臣生于草茅早從宦仕恭信前書之載切慕古人之爲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況親逢
盛辰驟被殊用寘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於此時敢忘圖報至於
朝廷之政或闕
國家之計所先爵寵小賢權幸干進臣嘗披瀝肝肚冒犯
威顏實忌諱之不知冒怨仇之不足避濫當所職既竭乃心然才無所長愚有不逮雖間形於狂瞽徒仰賴于
睿聰祗成塞責之虛名詎見已行之實效犬馬之賤豈憚溝壑之棄捐塵露之微爲裨山海之高大上則辜
聖君之盛治下乃媿多士之公言勢難苟安理宜知退向者屢除封削未賜允俞尙出入于軒闥每慚羞於面目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愚直匪爲身謀憫臣濡徵所憂任重從其危懇委以外藩獻替
之身庶免妨賢之咎循艮之寄誓堅盡瘁之誠干觸冕旒臣無任祈
恩竢
命懇切屏營之至

四請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蒙
降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依舊供職伏念臣立
朝孤直荷
聖獎知每竭肺肝勉圖報塞雖夙夜匪懈務進効讜言而歲月逾深訖無於
善臣當堅辭所職退避能賢思之甚詳志方不奪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危廹惠此頑冥特霈
俞音俾分便郡苟全要領幸出於囘容誓竭靡捐終酧於覆載臣無任祈
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五請

臣近者累次陳乞外任差遣蒙

降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依舊供職尋亦具狀陳乞未蒙

指揮施行伏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污高明之地彌負素餐之責願避

言路庶塞公議伏望

陛下矜其拙納

賜以保全俾令郡麾少圖治効臣無任懇悃竢命之至

六請

臣前後六次具狀併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進

中書劄子奉

聖旨以臣到院未及二年依

天禧之年新

降詔書令依舊供職臣迹孤望輕才短責重上不能廣

聖王之德下不及救當時之弊若乃不愧屋漏罔恤人言雖苟逭于邦刑恐難

逃于陰譴伏望

皇帝

陛下察其審分鑒此愚衷特

賜從欲之

恩免罹非據之咎月濆

宸聽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七請

臣近以起居舍人吳奎差知蔡州曾具論列未
賜施行進退憂惶罔之攸措伏念臣孤危之跡多仇少恩待罪諫列垂及二
年竟不能有所建明少裨萬一而
陛下聖度淵深終
賜保全雖
明君之恩不忍輕去在愚之分固難自處伏望
聖旨檢臣前後累次陳乞外任差遣因依許除江淛一便郡誓殫報效上答
洪恩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重修支譜告成跋

光緒丙申歲家嚴命鵷偕胞兄鸞同里應童子試倖叨祖庇均補博士弟子員擬欲買舟同返章門適天氣炎熱納凉小墅中與族中人士詢及家乘僉謂吾族支譜歷四十餘載趁此若不重修兵燹之後徵特勤王赴難者無以表其英風矢志全貞者末由光其烈節即昭穆之序次生塟之始終恐不免缺畧

難稽焉鵷聞是言不禁情殷收族念切敬宗
相與而踵成之而堂兄立臣得心兩茂才復以修
輯爲志因向族長輩商妥重修設局於先
祖華堂大夫祠是譜也自楚大夫胥公以
迄約公始分六族均詳載於族譜惟我
祖宗經公居六族之幼卽始遷本邑吉嶺之
祖也謹就宗經公支下世系圖傳溯本尋
源分支別派與諸同人攷訂靡遺矢公罔懈

俾後之覽者得知 祖若宗之源流秩然不
紊已爾功將報竣樂切觀成不揣謭陋用跋
數言於後若以是居功德詡文辭 鵷 不敢云
旹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孟冬月上澣 穀旦
三十五世孫 發鵷 謹跋